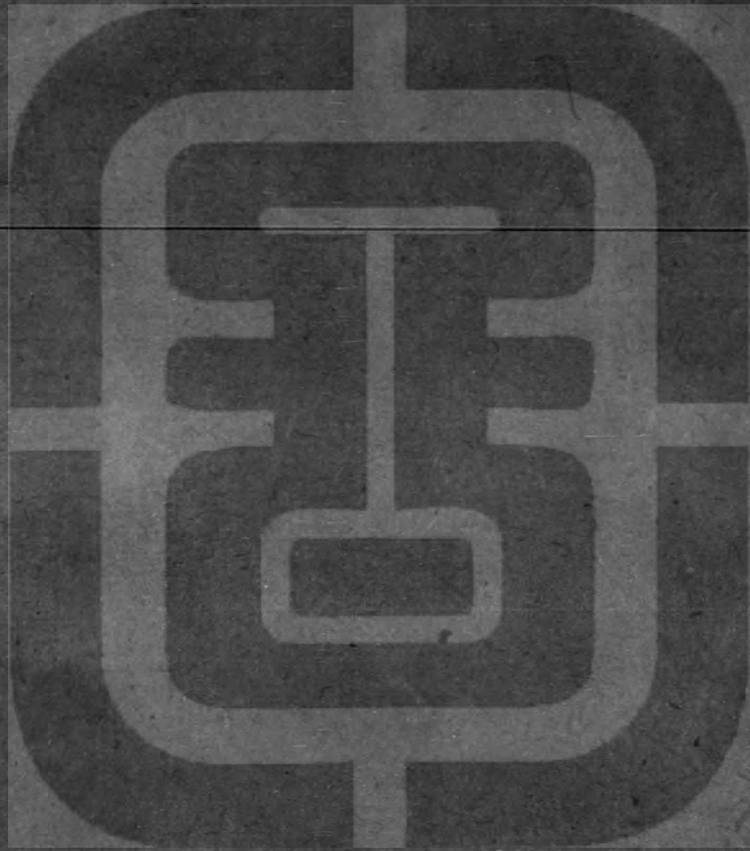


唐書

三四
十四



叛臣列傳第一百四十九下

魏川中鳳園氏

唐書二百二十四下

李忠臣本董秦也幽州薊人少籍軍以材力奮事節度使薛楚玉
 張守珪安祿山等甄勞至折衝卽將平盧軍先鋒使劉正臣殺偽
 節度呂知晦擢秦兵馬使攻長楊戰獨山襲榆關北平殺賊將申
 子貢榮先欽執周釗送京師從正臣赴難復敗卒歸仁李咸白秀
 芝等潼關失守秦整軍北還奚王阿篤孤初引衆與正臣合已而
 給約皆攻范陽至后城夜乘間襲秦秦接戰敗之追奔至溫泉山
 禽首領阿布離斬以釁鼓至德二載節度使王玄志使秦率兵三
 千自雍奴桴葦絕海擊賊將石帝廷烏承洽轉戰累日拔魯城河
 間景城收糧貲以實軍又與田神功下平原樂安禽偽刺史以獻
 於是防河招討使李銑承制假秦德州刺史史思明自歸河南節
 度使張鎬督秦軍合諸將平河南州縣宗禪將陽惠元破安慶緒

將王福德於舒舍肅宗下詔褒諭令屯濮州又徙韋城從郭子儀圍相州軍潰秦至滎陽破賊將敬缸取糧艘二百柁以餉汴軍夫幾授濮州刺史屯杏園渡許叔冀以汴下史思明秦力屈亦降思明撫背曰始吾有左手得公今完矣與俱寇河陽秦夜挈五百人冒圍歸李光弼詔加殿中監封戶二百召至京師賜今氏名給良馬甲第時陝西神策兩節度使郭英乂衛伯玉屯陝故以忠臣爲兩軍兵馬使戰永寧莎拂與賊將李感義等數十遇皆破之淮西節度使王仲昇爲賊執以忠臣爲汝仙蔡六州節度使兼安州合諸軍平東都進御史大夫回紇可汗旣歸留其下安恪石帝廷居河陽守貲賡因是招亡命爲盜道路畏避詔忠臣討定之吐蕃犯京師天子追兵秦方宴鞠場使者至卽整師引道諸將白須良曰忠臣怒曰君父在難方擇日救患平時口兵無先忠臣至者代宗

相厚註作柁

嘉之加本道觀察使賚與倍等周智光爲帳下所殺忠臣提兵入華州所過大掠自赤水距潼關二百里無居人大曆五年加蔡州刺史陝虢李國清爲下所逐掠府庫國清徧拜諸將乃免會忠臣入朝次陝詔訊于衆衆懼忠臣不敢搖卽圍棘約士投所掠物圍中一日盡獲討李靈耀也戰西梁固敗之復與馬燧軍合敗賊于汴州田悅以援兵三萬屯汴郭忠臣勒禪將李重倩夜率百騎襲貫其營而還殺數千百人悅聞道走靈耀開城亡去軍遂潰以忠臣爲汴州刺史加檢校司空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封西平郡王忠臣資婪嗜色將士婦女隨與亂所至人苦之以女弟妻張惠光用爲牙將恃勢殘克或白忠臣不之信又以惠光子居牙下愈橫肆十四年大將李希烈因衆怒與少將丁高賈子華等共斬惠光父子以兵脅逐忠臣跳奔京師帝素寵之不責也復授檢校司空

明板有之字

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奉朝請德宗立散騎常侍張涉以賊得罪帝怒不赦涉故侍讀東宮者忠臣曰陛下貴爲天子先生以乏財觸法非過也帝意解免涉歸田里湖南觀察使辛京杲私怒部曲殺之有司劾當死忠臣曰京杲應死久矣帝問故對曰京杲諸父戰某所死兄弟戰其所死渠從行獨得存以故知之帝悽然悟釋之下除王傅忠臣躑躅不通書帝嘗謂卿耳大真貴兆對曰臣聞驢耳大龍耳小帝喜其野而誠然旣失兵怫鬱不顧藉朱泚反僞署司空兼侍中泚攻奉天以忠臣居守泚敗繫有司與其子俱斬喬琳并州太原人少孤苦志學擢進士第性誕蕩無禮檢郭子儀表爲朔方府掌書記與聯舍畢曜相掉訂貶巴州司戶參軍歷果綿遂懷四州刺史治寬簡不親事嘗謂錄事參軍任紹業曰子綱紀一州能劾刺史乎紹業曰條所失示之驚曰能知吾失御史材

也琳素善蒲人張涉涉以國子博士侍太子讀太子卽位召訪政事不淹日詔入翰林遷散騎常侍薦琳任宰相乃拜御史大夫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天下矍然駭之琳年高且賸每進對失次所言不厭帝旨在位閱八旬以工部尚書罷帝由是亦疎涉琳從幸奉天再遷太子少師進幸梁州次蓋屋詭言馬殆不進帝素以舊老禮之給乘輿馬辭病力帝賜所執策曰勉爲良圖與卿別矣不數日祝髯髮舍仙游佛廬泚聞遣數十騎取之署吏部尚書令姻家源休衣以朝服食以肉琳亦不辭士有訴官非便者琳曰子謂此選便乎及收京師李晟憫其老表嘗死帝曰琳故宰相失節背義不可赦臨刑歎曰我以七月七日生以此日死非命耶時又有蔣鎮者測子也與兄鍊俱以文辭顯擢賢良方正科累轉諫議大夫大曆中淫雨壞河中鹽池味苦惡韓滉判度支慮減常賦妄言池生

瑞鹽王德之美祥代宗疑不然命鎮馳驛案視鎮內欲結滉故實其事表置祠房號池曰寶應靈慶云再進工部侍郎妹婿源溥者休弟也故鎮與休交泚叛竄于鄆傷足不能進泚先得鍊而鎮左右逃歸語所在源休聞白泚以二百騎求得之知不免懷刃將自刺鍊止之復謀出奔懦不決中朝臣遁伏者休多所誅殺賴鎮救原十五初泚與弟渙在安史時皆汗偽官鍊兄弟復屈節于賊云高駢字千里南平郡王崇文孫也家世禁衛幼頗修飭折節爲文學與諸儒交硜硜譚治道兩軍中人更稱譽之事朱叔明爲司馬有二鵬並飛駢曰我且貴當中之一發貫二鵬馬衆大驚號落鵬侍御後歷右神策軍都虞候党項叛率禁兵萬人戍長武是時諸將無功唯駢數用奇殺獲甚多懿宗嘉之徙屯秦州卽拜刺史兼防禦使取河渭二州略定鳳林關降虜萬餘人咸通中帝將復安

秦原此作秦

南拜駢爲都護召還京師見靈臺殿於是容管經略使張茵不討賊更以茵兵授駢駢過江約監軍李維周繼進維周擁衆壁海門駢次峰州大破南詔蠻收所獲贍軍維周忌之匿捷書不奏朝廷不知駢問百餘日詔問狀維周劾駢玩敵不進更命右武衛將軍王晏權往代駢俄而駢拔安南斬蠻帥段酋遷降附諸洞二萬計晏權方挾維周發海門檄駢北歸而駢遣王惠贊傳酋遷首京師見鱣鱸甚盛乃晏權等惠贊懼奪其書匿島中間關至京師天子覽書御宣政殿羣臣皆賀大赦天下進駢檢校刑部尚書仍鎮安南以都護府爲靜海軍授駢節度兼諸道行營招討使始築安南城由安南至廣州江漕梗險多巨石駢募工剡治由是舟濟安行儲餉畢給又使者歲至乃鑿道五所置兵護送其徑青石者或傳馬援所不能治旣攻之有震碎其石乃得通因名道曰天威云加

檢校尚書右僕射駢之戰其從孫濬常先鋒冒矢石以勸士駢徙
節天平薦濬自代詔拜交州節度使僖宗立卽其軍加同中書門
下平章事南詔寇駕州掠成都徙駢劔南西川節度乘傳詣軍及
劔門下令開城縱民出入左右諫寇在近腕大掠不可悔駢曰屬
吾在安南破賊三十萬驃信聞我至尚敢邪當是時蠻攻雅州壁
廬山聞駢至亟解去駢卽移檄驃信勒兵從之驃信大懼送執子
入朝約不敢寇蜀有突將分左右二廂廂有虞候詰火督盜賊有
兵馬虞候主調發駢罷其一各置一虞候又以蜀兵孱詔蠻新定
人未安業罷突將月稟并餐錢約曰府庫完當如舊又團練兵戰
者厚其衣稟不團練者但掌文書倉庫衣稟減焉駢曰皆王卒命
均之戰士大望于時天平昭義義成戍軍合蜀兵凡六萬駢之自
將出也突將亂乘門以入駢匿於園求不得天平軍聞變其校

天原批
作失

張桀以士五百格戰不勝監軍慰撫之皆曰州雖更蠻亂戶口尚
完府庫方實公削軍稟以自養不堪其虐故亂監軍懼講解之取
役夫數百名叛卒藉斬其首乃定駢徐出以金帛厚賞士開府庫
悉還其衣稟然密藉所給姓名夜遣牙將擊殺之夷其族雖孕者
不貫投尸于江有一婦方踞而乳子將就刑媼傷之疑其畏死謂
曰以子丐我一請曹司也婦蹶起曰我知之且飽吾子不可使以
飢就戮也見刑者拜曰渠有節度使奪戰士食一日忿怒淫刑以
逞國家法令何有也我死當訴于天使此賊闔門如今日寃也逮
死神色晏然蜀人聞者爲垂泣駢復錄突將戍還者九名貯器中
意不懌則探之或十或五授將李敬全斬決親吏王殷說駢曰突
將在行者初不知謀公當赦之駢悅投丸池中人乃安蜀之士惡
成都城歲壞駢易以磚甃障堞完新負城丘陵悉墾平之以便農

執原批
作質

桑訖功筮之得大畜駢曰畜者養也濟以剛健篤實輝光日新吉
孰大焉文宜去下存上因名大玄城進檢校司徒封燕國公徙荆
南節度梁纘者本以昭義兵西戍駢表隸麾下王仙芝之敗殘黨
過江帝以駢治鄆威化大行且仙芝黨皆鄆人故授駢鎮海節度
使駢遣將張湊與纘分兵窮討降其驍帥畢師鐸數十人賊走嶺
表帝美其功加諸道行營都統鹽鐵轉運等使又詔駢料官軍義
營鄉團歸其老弱傷夷裁制軍食刺史以下小罪輒罰大罪以聞
賊更推黃巢南陷廣州駢建遣湊以兵五千屯郴扼賊西路留後
王重任以兵八千並海進援循潮自將萬人繇大庾擊賊廣州且
請起荆南王鐸兵三萬壁桂永以邕管兵五千壁端州則賊無遺
類帝納其策而駢卒不行俄徙淮南節度副大使駢繕完城壘募
軍及土客得銳士七萬乃傳檄召天下兵共討賊威震一時天子

倚以爲重廣明初湊破賊大雲倉詐降巢巢不意其襲遂大奔引
殘黨壁上饒然衆亡幾會疫癘起人死亡湊進擊之巢大懼以金
啗湊騰書於駢丐歸命駢信之許爲求節度當此時昭義武寧義
武兵數萬赴淮南駢欲專已功卽奏賊已破不須大兵有詔班師
巢知兵罷卽絕駢請戰擊殺湊乘勝度江攻天長始巢在廣州求
天平節度宰相盧攜善駢以有討賊功不肯赦巢與鄭敏爭于朝
故巢怨不得節度而駢聞議不一亦不平至是欲縱賊以聳朝廷
然後立功畢師鐸諫曰朝廷所恃誰易於公制賊要害莫先淮南
今不據要津以滅賊使得北度必亂中原駢矍然下令將出師嬖
將呂用之與師鐸有功諫曰公勲業極矣賊未殄朝廷且有口語
況賊平挾震主之威安所稅駕不如觀豐求福爲不朽資也駢人
其計託疾未可以出屯嚴兵保境巢據滁和去廣陵纔數百里乃

求援陳許巢逼揚州衆十五萬駢將曹全最以兵五千戰不利壁泗州以待援駢兵終不出賊北趨河洛天子遣使者促駢討賊冠蓋相望也俄而兩京陷天子猶冀駢立功眷寄未衰詔刺史若諸將有功自監察御史至常侍許墨制除授尋進檢校太尉東面都統京西京北神策軍諸道兵馬等使會二雉雒署寢占者曰軍府將空駢惡之悉兵出營東塘舟二千艘戈鎧完銳日討金鼓以侈士志與浙西節度使周寶檄欲連和而西寶大喜有謂寶彼欲并江東爲孫策三分計寶未之信俄而駢請寶至軍議事實寶怒辭疾不出豐隙遂構駢屯東塘百日託以寶及浙東劉漢宏將爲不利乃還以應其變帝知駢無出兵意天下益殆乃以王鐸代爲都統以崔安潛副之詔韋昭度領諸道鹽鐵轉運使加駢侍中增實戶一百封渤海郡王駢失兵柄利權褻袂大詬卽上書謾言不恭詆鐸乃敗軍將而安潛狼貪有如橈敗詒千古之悔又引更始刮席子嬰軹道事以激帝帝怒下詔切責當此時王室微不絕如帶駢都統三年無尺寸功幸國顛沛大料兵陰圖割據一旦失勢威望頓盡故肆爲醜悖曾邀天子冀復故權而吳人顧雲以文辭緣澤其姦偃然無所忌畏又請帝南幸江淮會平賊駢聞縮氣悵悵部下多叛去鬱鬱無聊乃篤意求神仙以軍事屬用之用之者鄱陽人世爲商僧往來廣陵得諸賈之驩旣孤依舅家盜私其室亡命九華山事方士牛弘徽得役鬼術賣藥廣陵市始詣駢親將俞公楚驗其術因得見駢署幕府稍補右職用之旣少賤具知閭里利病吏得失頗班班言政事以將左道駢愈器之乃廣樹朋黨刺知駢動息持金帛還結左右日爲誕妄以動駢又薦狂人諸葛殷張守一爲長年方竝署牙將初殷將見用之給曰上帝以公爲人臣

慮機事慮廢使神人來備羽翼且當以職縻之明日殷以褐衣見
辯詐無窮駢大驚號葛將軍其陰狡過用之遠甚有大賈居第華
壯殷求之不得謂駢曰城中且有妖當築壇禳卻之因指賈居駢
敕吏即日驅徙殷入居之駢造迎仙等樓皆度高八十尺飭以金
珠璆玉侍女衣羽衣新聲度曲以擬鈞天薰齋其上祈與仙接用
之自謂與仙真通對駢叱咤風雨或望空顧揖再拜語言俚近左
右或竊議輒殺之後無敢出口者蕭勝納賄用之求鹽城監駢不
肯用之曰仙人言鹽城有寶劍須真人取之唯勝可往駢許諾數
月勝獻銅匕首用之曰此北帝所佩也得之者兵不敢犯駢寶祕
之常持以坐起用之憚其術窮且見詰乃刻青石手板爲龍蛇隱
起文曰帝賜駢使人潛植杙上駢得之大喜爲寓鵠庭中設機關
觸人則飛動駢衣羽服乘之作仙去狀用之懼有擿其姦者乃曰

仙人當下但患學者真氣虧沮耳駢始棄人間事絕妾媵雖將吏
不得見客至先遣熏濯詣方士祓除謂之解穢少選卽引去自是
內外無敢言者惟梁纘屢爲駢言駢不聽纘懼解所領兵駢還其
軍於昭義纘不復事矣用之旣自任淫刑重賦人人思亂乃擢廢
吏百餘號察子厚稟食令居衢閭問凡民私閱隱語莫不知道路
籍口誅所惡者數百族又募卒二萬爲左右鏢邪軍與守一分總
置官屬如駢府用之每出入騶御至千人建大第軍胥營署皆備
建百尺樓託云占星實窺伺城中之有變者左右姬侍百餘皆始
秀光麗善歌舞巾幘束帶以侍月二十宴其費仰於民不足至苛
留度支運物誘人上變則許入貲產贖罪俞公楚數規戒其失不
聽姚歸禮謀殺之弗克用之因譖二人於駢使以驍雄兵三千督
盜於外密使兵襲之舉師殲焉駢從子濩密疏用之罪諫駢曰不

除之高氏且無種駢怒命左右扶出以狀授用之用之誣漢貢貴不能滿故妄言因出漢筆驗之駢敕吏禁漢出入俄署舒州刺史未幾爲下所逐用之構之也駢使人殺漢嗣襄王煜之亂駢上書勸進僞假駢中書令諸道兵馬都統江淮鹽鐵轉運使以用之爲嶺南節度使駢久缺望至是大喜貢賦不絕用之始開府置官屬禮與駢均矣以鄭杞童僅吳邁爲腹心駢之親信皆僞使附已政事未嘗關決駢駢內悔欲收其權不能也用之問計於杞僅謀請駢齋於其第密縊之給爲昇天事不克光啓三年蔡賊孫儒兵略定遠聲言涉淮壽州刺史張翱奔告駢命畢師鐸率騎三百戍高郵師鐸者故仙芝黨以善騎射稱駢敗巢于浙西用其力故寵待絕等用之厚啖以利欲其詣附然不肯情師鐸有妾美用之請見不可徂其出觀焉怒而棄之內忿懼爲子結婚於高郵將張神劍

陰倚爲援朱全忠方攻秦宗權駢慮其奔突使師鐸率兵踰都梁山不見賊還師鐸見駢府宿將多以讒死憂甚用之益加禮師鐸愈恐謀於神劍神劍不然其言而猜嫌日結用之亦慮其變內欲除之亟請罷屯其母密勸師鐸使去曰毋顧家室師鐸憂未知所出而駢子怒用之專恣覬師鐸與諸將發其姦遣使謂師鐸曰用之欲因此行圖君旣授書神劍矣君其備之師鐸驚軍中稍稍傳言諸將介而見請殺神劍并其軍驅市人以濟亂師鐸曰不可我若重擾百姓復一用之也鄭漢璋素以善兵精士彊以用之用事常不平今若告之謀彼必喜則事濟矣衆然之神劍未知方椎牛釀酒且將犒師師鐸潛師夜出土皆絳繒抹首且行且掠漢璋聞以麾下出迎師鐸諭以計大喜留其妻守淮口帥兵及亡命數千至高郵見神劍詰其變神劍辭不知師鐸語稍侵神劍瞋目曰

大夫何晚計彼一妖人前假嶺南節不肯行志圖淮海令君既奪
魄彼一日得志吾能握刀頭北面事之邪吾前未量君意故不出
口尚何疑漢璋喜取酒割臂血而盟推師鐸爲大丞相作誓告神
乃移檄州縣以誅呂用之張守一諸葛殷爲名神劔以高郵兵諸
校倪詳逮並以天長子弟會唐宏爲先鋒駱玄真王騎趙簡王徒
王朗爲殿得勝兵三千將發神劔中悔繆曰公兵雖精然城堅旬
日不下則糧之衆心搖矣神劔請按軍高郵爲公聲援而督糧道
師鐸曰民稟尚多何患資儲城中攜離無關志何事聲援君意不
行孰敢違漢璋內忌神劔恐不爲已下勸許其計約城破玉帛子
女共之其四月兵傳城營其下城中駭亂用之分兵守且自督戰
令曰斬一級賞金一餅士多山東人堅悍頗用命師鐸懼退舍自
固用之稍堙塞諸門駢登延和閣聞囂甚左右告之故大驚召用

之問狀徐曰師鐸衆思歸爲門衛所軋隨已處置不爾煩玄女一
符耳駢曰吾覺爾之誕多矣善自爲之勿使吾爲周寶也時寶已
爲下所逐出奔云用之慙不復有言師鐸見城未下頗懼求救於
宣州秦彥約事平迎以代駢駢數責用之曰始吾以心腹任君君
御下無方卒誤我今百姓饑饉不可虐用當遣大將齎吾書諭之
使罷兵用之疑諸將不爲用以其黨許戡奉書往始師鐸意駢令
宿將勞軍因得口陳用之罪及戡至大怒曰梁纘韓問安在若何
庸來卽斬之乃繫書射城內用之不發卽火之它日以甲士百人
入謁駢驚匿內寢少選乃出叱曰得非反邪命左右驅出用之至
南門命策曰吾不復入是矣始與駢貳師鐸壁揚子發民廬舍治
攻具用之人索人馬及丁壯驍將以長刀擁脅乘城晝夜不得
息又疑爲間數易區處家有饁餉皆相失至飢死者相枕藉駢召

大將古錡齎師鐸母書及其子出諭師鐸遣子還曰不敢負恩朝
斬凶人夕還屯願以妻子爲質駢恐用之屠其家乃收置署中會
秦彥遣秦稠率兵與師鐸合攻益急守陴者夜焚南柵以應于外
師鐸入守將張全廼戰死用之距三橋殺傷相當駢從子傑率牙
兵將執用之以畀師鐸左鎮邪兵復斷其後用之懼乃出奔駢召
梁纘謝曰初不用子計以及此庸何追授以兵使保子城遲明師
鐸縱火大掠駢乃命徹備改服須其入師鐸見延和閣駢待之如
賓卽署師鐸節度副使漢璋神劔以次授署秦稠封府庫以待師
鐸去丞相號于時何衛未謹駢愛將申及說駢曰逆人兵少弛願
奉公夜出發諸鎮兵還刷大恥賊不足平也若不決則及將不得
侍公因泣下駢恇怯不能用其策及乃匿去師鐸誅用之支黨數
十使孫約迎秦彥彥者徐州人本名立隸伍藉乾符中以盜繫獄
且死夢諱曰秦彥而從我去寤而視械破因得亡命卽名彥聚徒
百人殺下邳令取其貲入黃巢黨中旣敗與許勅降駢累表和州
刺史中和初宣歙觀察使竇滂病彥襲而代之師鐸之召彥也或
計曰足下向誅妖人故下樂從今軍府已安宜還政高公足下身
典兵權在掌握四隣聞之不失大義諸將未敢謀也若令彥爲帥
兵非足下有也且秦稠封府庫勢已相疑足下如厚德彥宜以金
玉子女報之勿聽度江假足下能下彥楊行密夕聞而朝必至師
鐸不決以告漢璋漢璋曰善師鐸出駢囚南第稠麾下求無厭燒
貢奉樓數十楹取珍寶始駢自乾符以來貢獻不入天子貲貨山
積私置郊祀元會供帳什器殫極功巧至是爲亂兵所剽略盡師
鐸徙駢東第禽諸葛殷腰下得金數斤百姓交唾拔須髮無遺再
縊乃絕仇家睢其目云市人投瓦礫擊尸俄而成冢駢出金遺守

者師鐸知之加兵苛督復入囚署中子弟十餘人同幽之顧雲入見駢猶自若曰吾復居此天時人事必有在意師鐸復推立之用之既出以兵攻淮口未下鄭漢璋擊之遂奔天長初用之詐爲駢書召兵於廬壽城陷而楊行密兵萬人次天長用之自歸張神劍求賂於師鐸辭以彥未至神劍怒與別將高霸將攻師鐸彥之來召池州刺史趙錕守宣自將入揚州稱節度使以師鐸爲行軍司馬居用之第不得在牙中師鐸怏怏失志行密與神劍等連和自江北至槐家橋柵壘相聯彥登城望之色沮乃授鄭漢璋唐宏等兵屯門樵蘇道絕食且乏稠及師鐸以勁卒八千出戰大敗稠死之士奔溺死者十八彥大出金求救於張雄雄引兵至東塘得金不戰去彥使師鐸率兵二萬陣城下漢璋爲前鋒宏次之駱玄真樊約又次之師鐸王朗以騎爲左右翼成列久之行密乃出委

輜重于壁以羸兵守之伏精卒數千其旁行密先犯玄真短兵接僞北師鐸諸軍奔其壁爭取金玉貲糧伏謀而出行密引輕兵躡其尾俘殺旁午橫尸十里師鐸等奔還玄真戰死師鐸雅倚玄真驍敢能拒敵既失之惋沮彌日不復議出戰矣駢久囚拘供億窘狹羣奴徹延和閣闌楯爲薪煮革帶以食駢召幕府盧浣曰予麤立功比求清淨非與此世爭利害今而及此神道何望邪涕下不能已師鐸既敗慮駢內應有女巫王奉仙謂師鐸曰揚州災有大入死可以厭彥曰非高公邪命左右陳賞等往殺之侍者白有賊駢曰此必秦彥來正色須之衆入駢罵曰軍事有監軍及諸將有何遽爾衆辟易有奮而擊駢者曳廷下數之曰公負天子恩陷人塗炭罪多矣尚何云駢未暇答仰首如有所伺卽斬之左右奴客遁歸行密行密舉軍縞素大臨而祭獨用之縗服哭三日彥屢敗

軍氣摧喪與師鐸抱膝相視無它略更問奉仙賞罰輕重皆自出
彥遣漢璋擊神劔破之神劔奔高郵漢璋欲窮追會大雨還行密
以城尚堅師且老議解去用之裨將晨伏兵西壕伺守者休代引
而登殺數十人于門以招外兵守軍亦厭苦皆委兵潰師鐸與其
家及彥奔東塘人爭出相騰藉死壕壑幾滿王朗踣而殞行密既
入殺梁纘于牙門以不死高氏難韓問聞之赴井死居人癯斃奄
奄兵不忍加暴反斥餘糧救之彥師鐸與唐宏倪詳焚白砂將度
江會秦宗權使孫儒引兵三萬襲揚州次天長彥等與之合還攻
行密取行密輜重牛羊數千計儒以食乏乃屠高郵據之張神劔
奔還行密授之館而高郵戍兵七百潰而來行密疑有謀悉擊殺
之因殺神劔用之始詐行密曰廡下有瘞金五千斤事平願備一
日之行密掘地無埋金但得銅人二尺身極精釘刺其口刻駢名

於背蓋用蠱厭駢也行密責其罪并張守一斬于三橋妻子皆死
著其罪于路儒攻城未得志慮彥師鐸有異謀稍并其兵唐宏度
不免卽告儒曰師鐸密遣人至汴儒大恐明日召彥師鐸漢璋會
軍中彥師鐸先至壯士捽之至儒所儒質彥反駢罪斬之至師鐸
呼曰大夫成則王敗則虜君何多責爲吾嘗將數萬兵不死常人
手得公之劔瞑目矣儒罵曰庸賊欲污我手邪趣斬之漢璋至奮
臂擊殺數人乃死身首糜散儒使宏主騎兵厚賜之文德元年儒
謀知行密糧乏自高郵襲之行密拔其衆還廬州儒遂據揚州駢
之死裹以故氈與子弟七人一坎而瘞行密擢駢孫愈爲副使令
主喪事未克葬愈暴死至是故吏鄺師虔收葬之揚州雄富冠天
下自師鐸行密儒迭攻迭守焚市落剽民人兵飢相仍其地遂空
朱玫邠州人少以材武爲州戍將黃巢盜長安有王玫者爲僞節

度使方調兵攻陽事之乘間斬王玫以留後讓李重古約合兵討
巢廣明二年攻襲賊戰開遠門槍洞咽不死以多擢晉州刺史進
邠寧節度使合涇原岐隴兵八萬屯興平號定國砦戰滂上敗走
邠詔益靈鹽軍拜河南都統引兵屯中橋列五壁進西北面都統
賊平授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封吳興侯田令孜議討王重榮以兵
屬攻合鄜延靈夏軍三萬係沙苑重榮上疏乞誅攻令孜既戰攻
輒北因縱軍還掠僖宗蒼黃幸鳳翔避其鋒攻反與重榮李克用
連和請誅令孜宰相蕭道密召攻迎帝攻趨鳳翔令孜劫乘輿走
陳倉遂至興元攻追不及劫嗣襄王熅奉爲帝攻自號大丞相專
決萬機始與李昌符共謀挾熅至是反爲讎昌符乃自歸天子人
心寢離及王行瑜敗於八唐峰懼歸且見殺又聞購能得攻者以
邠寧節度畀之行瑜謂其下曰今敗歸必以無功死若斬攻與北

軍迎天子取富貴可乎衆曰諾卽勒兵倍道趨長安攻居孔緯第
方據几署事聞兵入趣召行瑜叱曰公擅歸反邪行瑜厲聲曰我
非反者將得君首爲邠寧節度耳攻遽起左右斬之殺其徒數百
諸軍遂大亂燒京師時盛寒吏民被剽斃僵死尸相藉卽傳首興
元帝爲受俘誠官者爲樞密使王能著等皆坐誅

王行瑜邠州人少隸軍從朱玫爲列校討黃巢數有功熅卽位授
行瑜天平節度使令率兵守大散關爲李鋌所破卽奉款行在還
取攻首以獻擢邠寧節度使景福元年與李茂貞韓建及弟同州
節度使行實請討楊守亮於山南且言不敢仰度支費止請假茂
貞招討一節宦官難之昭宗亦顧茂貞等得山南則益橫不許行
瑜等因擅興軍擊取之後茂貞拒單王殺宰相行瑜參有力得賜
鐵券稍憑兵跋扈求爲尚書令宰相韋昭度執不可但加號尚父

行瑜望甚會河中王重榮喪李克用請以其子珂嗣節度而行瑜
建茂貞請授王拱因各以兵陳闕下欲廢天子不克即殺昭度李
碛留弟行約宿衛克用悉兵度河問行瑜等罪行實棄同州趨長
安與行約謀劫乘輿又不克皆奔邠州行瑜屯黎園克用與戰破
行實等軍執其母及行瑜子俘大校帝下詔削行瑜官爵行瑜以
銳卒五千營龍泉茂貞壁其西克用夜發精騎擾饗道岐軍走行
瑜歸邠州嬰城守厚賂克用求自歸克用軍環其城行瑜窮登城
哭語克用曰我無罪昨殺大臣脅天子岐人也行實止宿衛而有
司妄以劫遷罪歸之今公討亂者當問茂貞願得束身歸聽命天
子克用曰尚父何自卑吾被命討三賊公其一也如歸國者當從
中決老夫敢專之邪行瑜度不免悉族奔慶州爲麾下斬于路傳
首京師帝御延喜門納之於是乾寧二年也其屬二百人克用獻

于朝始行瑜亂宗正卿李涪盛陳其忠必悔過至是帝怒放死嶺
南

陳敬瑄田令孜兄也少賤爲餅師得隸左神策軍令孜爲護軍中
尉敬瑄緣藉擢左金吾衛將軍檢校尚書右僕射西川節度使性
畏慎善撫士黃巢亂僖宗幸奉天敬瑄夜召監軍梁處厚號慟奉
表迎帝繕治行宮令孜亦倡西幸敬瑄以兵三千護乘輿先從內
苑小兒先至敬瑄知素暴橫遣邏士伺之諸兒連臂謹昨行宮中
士捕繫之諱曰我事天子者敬瑄殺五十人尸諸衢由是道路不
譁帝次綿州敬瑄謁于道進酒帝三舉觴進檢校左僕射同中書
門下平章事時雲南叛請遣使與和親乃聽命敬瑄奉行在百官
諸吏無敢乏帝欲命判度支固讓再加檢校司徒兼侍中封梁國
公以弟敬珣爲闡州刺史討定邛州首望阡能涪州叛校韓秀昇

再進兼中書令封潁川郡王實封四百戶賜一歲上輸錢及上都田宅邸磴各十區鐵券恕十死巢平進潁川王增實戶二百車駕東敬瑄供億豐餘又進檢校太師俄而令孜得罪敬瑄被流端州會昭宗立敬瑄拒詔帝召爲左龍武統軍以宰相韋昭度代領節度使者至敬瑄使百姓遮道勞耳訴已功且言鐵券恕死使者馳還令孜勸敬瑄募黃頭軍爲自守計時王建盜據閬利故令孜召建建至綿州發兵拒之激建攻諸州以限朝廷或言建鷓視狼顧惟利是賴公何用之不聽建詒顧彥朗書曰十軍阿父召我欲依太師丐一大州卽寄孥梓州身引兵入鹿頭關敬瑄不納漢州刺史張頊逆戰敗建入漢州成都嚴守建走城下遙謝令孜曰父召我及門而拒我尚誰容與諸將斷髮再拜辭曰今作賊矣因請兵於彥朗攻成都殘掠州縣彥朗亦畏建表請大臣代敬瑄建自請討敬瑄贖罪詔立永平軍授建節度使以昭度爲行營招討使山南西道節度使楊守亮副之彥朗爲行軍司馬有詔暴敬瑄殺孟昭圖罪削官爵昭度使建屯學射山敬瑄迎戰不克又戰蠶崖大敗龍紀元年昭度至軍中持節諭人約開門守陴者詬曰鐵券在安得違先帝意令孜籍城中戶一人乘城夜循行晝濬濠伐薪敬瑄屯彌牟德陽樹二壁拒建使富人自占貲多少布巨挺榜不實者不三日輸錢如市建昭度傅城而壘簡州刺史張造攻笮橋大敗死之大順元年建稍擊降諸州邛州刺史毛湘本令孜孔目官謂其下曰吾不忍負軍容以頭見建可也乃沐浴以須臾斬其首降敬瑄戰浣花不勝明日復戰將士皆爲建俘城中謀降者令孜支解之以怖衆會大疫死人相藉明年三月詔還敬瑄官爵召昭度還諭建罷兵建不奉詔帝更以建爲西川行營招討制置使建

知敬瑄可禽欲遂有蜀地卽脅說昭度曰公以數萬衆討賊糧數不屬關東諸節度相吞噬朝廷危若贅旒與其勞師遠方不如先中國公宜還爲天子謀之昭度未決會吏盜滅諸軍稟食建怒其衆曰招討吏之謀也縱士執之醢食於軍昭度大駭是日授建符節跳馳出劔門建絕棧梯東道不通因急擊敬瑄分親騎爲十團所當輒披靡烽塹相望幾百里縱謀入城以搖衆心建好謂軍中曰成都號花錦城玉帛子女諸兒可自取謂票將韓武等城破吾與公遞爲節度使一日下聞之戰愈力圍凡三歲城中糧盡以筒容米率寸鬻錢二百敬瑄出家賞給民募士出剽麥收其半民亦夜至建壘市鹽不可禁吏請殺之敬瑄曰民飢無以卹使求生可也人至相暴以相啖敬瑄不能止乃行斬劈二法亦不爲戢敬瑄自將出犀浦列二營邀建建軍僞遁遇伏敬瑄敗建破斜橋胥街

二屯明日戰又破一壁降其將建屯七里亭敬瑄攻之建將張武馳入城戰子城下守陴皆諫不能克張勅破浣花營敬瑄諸將或死或降且盡凡五十戰敬瑄皆北乃上表以病丐還京師令孜素服至建軍建入自西門以張勅爲斬斫使建徇于軍曰與而等累年鬪死今日如志若橫恣有犯者吾能全之卽爲勅所斬吾不得救也軍中肅然囚敬瑄令孜建自稱留後表于朝詔以建爲西川節度副大使知節度事建以敬瑄居新津食其租賦累表請誅不報景福二年陰令左右告敬瑄令孜養死士約楊晟等反於是斬敬瑄於家初敬瑄知不免嘗寘藥于帶至就刑視帶藥已亡矣自是建盡有兩川黔中地

李巨川字下巳逢吉從曾孫乾符中舉進士方天下崩騷乃去京師河中王重榮辟爲掌書記重榮討黃巢書檄奏請日紛沓須報

趣發皆屬巨川神安思敏言輒中理隣藩皆驚會賊走出關收京師人言巨川有助力重榮死于亂貶爲興元參軍節度使楊守亮喜曰天以生遺我邪復管記室守亮爲韓建所禽巨川械以從題木葉遺建新哀建動容因釋縛置幕府昭宗幸華建患一州供億不能濟使巨川傳檄天下督轉餉初帝在石門數遣嗣延王通王將親軍大選安聖奉宸保寧安化四軍又置殿後軍合士二萬建惡衛兵強不利已與巨川謀卽上飛變告八王欲脅帝幸河中因請囚十六宅選嚴師傳督教盡散麾下兵書再上帝不得已詔可又廢殿後軍且言無示天下不廣記留三十人爲控鶴排馬官隸飛龍坊自是天子爪牙盡矣建初懼帝不聽以兵環宮請誅定州行營將李筠帝懼斬筠兵乃解又言七國災漢八王亂晉永王帥江左謀不軌吐蕃朱攻亂首立宗支搖人望今王室多故渠可使諸王將命四方惑征鎮於是詔諸王奉使者悉赴行在巨川日夜導建不臣乃請立德王爲皇太子文掩其惡帝還京拜諫議大夫光化初朱全忠陷河中將攻潼關建懼使巨川往詣軍納款因言當世利害全忠屬官敬翔以文翰事左右疑巨川用則全忠待已或衰乃詭說曰巨川誠奇才顧不利主人若何是日全忠殺之

記明板

姪秦八請歸曰日川端舍本願不味主人昔何晏日全
常世味害全想亂官始擬以文辭事立古錄日川
共外既未全忠前何中詳文童關數對日川於前軍
尊數不日八請立蘇王為皇太子文辭其惡帝蒙京
蕭王誅命四代無並與外具詰詰王奉射昔悉法
日川日交

逆臣列傳第一百五十上

魏山山鳳崗氏圖定開前

唐書二百二十五上

安祿山營州柳城胡也本姓康母阿史德為觀居突厥中禱子於
軋犖山虜所謂鬪戰神者既而妊及生有光照穹廬野獸盡鳴望
氣者言其祥范陽節度使張仁愿遣按廉帳欲盡殺之匿而免母
以神所命遂字軋犖山少孤隨母嫁虜將安延偃開元初偃攜以
歸國與將軍安道買亡子偕來得依其家故道買子安節厚德偃
約兩家子為兄弟乃冒姓安更名祿山及長伎忍多智善億測人
情通六蕃語為互市郎張守珪節度幽州祿山盜羊而獲守珪將
殺之呼曰公不欲滅兩蕃邪何殺我守珪壯其語又見偉而哲釋
之與史思明俱為捉生知山川水泉處嘗以五騎禽契丹數十人
守珪異之稍益其兵有討輒剋拔為偏將守珪醜其肥由是不敢
飽因養為子後以平盧兵馬使擢特進幽州節度副使於是御史

中丞張利貞採訪河北祿山百計諛媚多出金諧結左右爲私恩利貞入朝盛言祿山能乃授營州都督平盧軍使順化州刺史使者往來陰以賂中其嗜一口更譽玄宗始才之天寶元年以平盧爲節度祿山爲之使兼柳城太守押兩蕃渤海黑水四府經略使明年入朝奏對稱旨進驃騎大將軍又明年代裴寬爲范陽節度河北採訪使仍領平盧軍祿山北還詔中書門下尚書三省正員長官御史中丞饒鴻臚亭四載奚契丹殺公主以叛祿山幸邀功肆其侵於是兩蕃貳祿山起軍擊契丹還奏夢李靖李勣求食於臣乃祠北郡芝生于梁其詭誕敢言不疑如此帝豫爲河北黜陟使言祿山賢時宰相李林甫嫌儒臣以戰功進尊寵間已乃請顯用蕃將故帝寵祿山益牢羣議不能輒卒亂天下林甫啓之也祿山陽爲愚不敏蓋其姦承間奏曰臣生蕃戎寵榮過甚無異材可用願以身爲陛下死天子以爲誠憐之今見皇太子不拜左右擿語之祿山曰臣不識朝廷儀皇太子何官也帝曰吾百歲後付以位謝曰臣愚知陛下不知太子罪萬死乃再拜時楊貴妃有寵祿山請爲妃養兒帝許之其拜必先妃後帝帝怪之答曰蕃人先母後父帝大悅命與楊銛及三夫人約爲兄弟繇是祿山有亂天下意令麾下劉駱谷居京師伺朝廷隙六載進御史大夫封妻段爲夫人有國林甫以宰相貴甚羣臣無敢鈞禮惟祿山倚恩入謁倨林甫欲諷寤之使與王鉷偕鉷亦位大夫林甫見鉷趨拜卑約祿山惕然不覺自罄折林甫與語揣其意迎剖其端祿山大駭以爲神每見雖盛寒必流汗林甫稍厚之引至中書覆以已袍祿山德林甫呼十郎駱谷每奏事還先問十郎何如有好言輒喜若謂大夫好檢校則反手據牀曰我且死優人李龜年爲帝學之帝以

爲樂晚益肥腹緩及膝奮兩肩若挽牽者乃能行作胡旋舞帝前
乃疾如風帝視其腹曰胡腹中何有而大答曰唯赤心耳每乘驛
入朝半道必易馬號大夫換馬臺不爾馬輒仆故馬必能負五石
馳者乃勝載帝爲祿山起第京師以中人督役戒曰善爲部署祿
山眼孔大毋令笑我爲瑣戶交疏臺觀沼池華僭帝幕率緹繡金
銀爲笏筐爪籬大抵服御雖乘輿不能過帝登勤政樓幄坐之左
張金雞大障前置特榻詔祿山坐褰其幄以示尊寵太子諫曰自
古幄坐非人臣當得陛下寵祿山過甚必驕帝曰胡有異相我欲
厭之時太平久人忘戰帝春秋高嬖豔鉗固李林甫楊國忠更持
權綱紀大亂祿山計天下可取逆謀日熾每過朝堂龍尾道南北
睥睨久乃去更築壘范陽北號雄武城時兵積穀養同羅降奚契
丹曳落河八千人爲假子教家奴善弓矢有數百畜單于護真大

馬三萬牛羊五萬引張通儒李廷堅平冽李史魚獨孤問俗署幕
府以高尚典書記嚴莊掌簿最阿史那承慶安太清安守忠李歸
仁孫孝哲蔡希德牛廷玠向潤客高邈李欽湊李立節崔乾祐尹
子奇何千年武令珣能元皓田承嗣田乾真皆拔行伍署大將潛
遣賈胡行諸道歲輸財百萬至大會祿山踞重牀燎香陳怪珍胡
人數百侍左右引見諸賈陳犧牲女巫鼓舞于前以自神陰令羣
賈市錦綵朱紫服數萬爲叛資月進牛橐駝鷹狗奇禽異物以蠱
帝心而人不聊自以無功而貴見天子盛開邊乃給契丹諸酋大
置酒毒焉旣酣悉斬其首先後殺數千人獻馘闕下帝不知賜鐵
券封柳城郡公又贈延偃范陽大都督進祿山東平郡王九載兼
河北道採訪處置使賜永寧園爲邸入朝楊國忠兄弟姊弟廷之
新豐給玉食至湯將校皆賜浴帝幸望春宮以待獻俘八千詔賜

永穆公主池觀爲游燕地徙新第請墨敕召宰相宴是日帝將擊毬乃置會命宰相皆赴帝獵苑中獲鮮禽必馳賜詔上谷郡置五鑪許鑄錢又求兼河東遂拜雲中太守河東節度使既兼制三道意益侈男子凡十一帝以慶宗爲太僕卿慶緒鴻臚卿慶長祕書監十一載率河東兵討契丹告奚曰彼背盟我將討之爾助我乎奚爲出徒兵二千鄉導至土護真河祿山計曰道雖遠我疾趨賊乘其不備破之固矣乃敕人持一繩欲盡縛契丹晝夜行三百里次天門嶺會雨甚弓弛矢脫不可用祿山督戰急大將何思德曰士方疲宜少息使使者盛陳利以脅賊賊必降祿山怒欲斬以令軍乃請戰思德貌類祿山及戰虜叢矛注矢邀取之傳言祿山獲矣奚聞亦叛夾攻祿山營士略盡祿山中流矢引奚兒數十棄衆走山而墜慶緒孫孝哲掖出之夜走平盧部將史定方以兵鏖戰

虜解圍去祿山不得志乃悉兵號二十萬討契丹以報帝聞詔朔方節度使阿布思以師會布思者九姓首領也倖貌多權略開元初爲默啜所困內屬帝寵之祿山雅忌其才不相下欲襲取之故表請自助布思懼而叛轉入漠北祿山不進輒班師會布思爲回紇所掠奔葛邏祿祿山厚募其部落降之葛邏祿懼執布思送北廷獻之京師祿山已得布思衆則兵雄天下愈偃肆皇太子及宰相屢言祿山反帝不信是時國忠疑隙已深建言追還朝以驗厥狀祿山揣得其謀乃馳入謁帝意遂安凡國忠所陳無人者十三載來謁華清宮對帝泣曰臣蕃人不識文字陛下擢以不次國忠必欲殺臣以甘心帝慰解之拜尚書左僕射賜實封千戶奴婢第產稱是詔還鎮又請爲閑廐隴右羣牧等使表吉溫自副其軍中有功位將軍者五百人中郎將二千人祿山之還帝御望春亭以

餞斥御服賜之祿山大驚不自安疾驅去至淇門輕艦循流下萬夫挽繹而助日三百里既總閑牧因擇良馬內范陽又奪張文儼馬牧反狀明白人告言者帝必縛與之明年國忠謀授祿山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召還朝制未下帝使中官輔璆琳賜大柑因察非常祿山厚賂之還言無它帝遂不召未幾事洩帝託它罪殺之自是始疑然祿山亦懼朝廷圖已每使者至稱疾不出嚴衛然後見黜陟使裴士淹行部至范陽再旬不見既而使武士挾引無復臣禮士淹宣詔還不敢言帝賜慶宗娶宗室女手詔祿山觀禮辭疾甚獻馬三千匹騶勒自倍車三百乘乘三士因欲襲京師河南尹達奚珣極言母內騶兵詔可帝賜書曰爲卿別治一湯可會十月朕待卿華清宮使至祿山踞牀曰天子安穩否乃送使者別館使還言曰臣幾死冬十一月反范陽詭言奉密詔討楊國忠騰榜郡

縣以高尚嚴莊爲謀主孫孝哲高邈張通儒通昭爲腹心兵凡十五萬號二十萬師行日六十里先三日合大將置酒觀繪圖起燕至洛山川險易攻守悉具人人賜金帛并授圖約曰違者斬至是如所素祿山從牙門部曲百餘騎次城北祭先冢而行使賈循主留務呂知誨守平盧高秀巖守大同燕老人叩馬諫祿山使嚴莊好謂曰吾憂國之危非私也禮遣之因下令有沮軍者夷三族凡七日反書聞帝方在華清宮中外失色車駕還京師斬慶宗賜其妻康死榮義郡主亦死下詔切責祿山許自歸祿山答書慢甚巨可忍賊遣高邈臧均以射生騎二十馳入太原劫取尹楊光翽殺之以張獻誠守定州祿山謀逆十餘年凡降蕃夷皆接以恩有不服者假兵脅制之所得士釋縛給湯沐衣服或重譯以達故蕃夷情僞悉得之祿山通夷語躬自尉撫皆釋俘囚爲戰士故其下樂

輸死所戰無前邈最有謀勸祿山取李光弼爲左司馬不納旣而悔之憂見顏色久而曰史思明可當之賊之未反邈爲謀聲進生口直取洛陽無殺光翹天下當未有知者賊不從何千年亦勸賊令高秀巖以兵三萬出振武下朔方誘諸蕃取鹽夏鄜坊使李歸仁張通儒以兵二萬道雲中取太原團弩士萬五千入蒲關以動關中勸祿山自將兵五萬梁河陽取洛陽使蔡希德賈循以兵二萬絕海收淄青以搖江淮則天下無復事矣祿山弗用時兵暴起州縣發官鎧仗皆穿朽鈍折不可用持梃鬪弗能亢吏皆棄城匿或自殺不則就禽日不絕禁衛皆市井徒旣授甲不能脫弓襍劍繁乃發左藏庫繒帛大募兵以封常清爲范陽平盧節度使郭子儀爲朔方節度關內支度副大使右羽林大將軍王承業爲太原尹尉衛卿張介然爲汴州刺史金吾將軍程千里爲潞州長史以榮王爲元帥高仙芝副之馳驛討賊祿山至鉅鹿欲止驚曰鹿吾名去之沙河或言如漢高祖不宿柏人以佞賊賊投草薺樹於河以長繩維舟集槎以結冰一昔合遂濟河陷靈昌郡又三日下陳留滎陽次矍子谷將軍荔非守瑜邀之殺數百人流矢及祿山輿乃不敢前更出谷南守瑜矢盡死於河敗封常清取東都常清奔陝殺留守李愷御史中丞盧奕河南尹達奚珣臣于賊時高仙芝屯陝聞常清敗棄甲保潼關太守竇廷芝奔河東常山太守顏杲卿殺賊將李欽湊禽高邈何千年於是趙郡鉅鹿廣平清河河間景城六郡皆爲國守祿山所有纔盧龍密雲漁陽汲鄴陳留滎陽陝郡臨汝而已賊之據東京見宮闕尊雄銳情僭號故兵久不西而諸道兵得稍集尹子奇屯陳留欲東略會濟南太守李隨單父尉賈賁濮陽人尚衡東平太守嗣吳王祗真源令張巡相繼起兵

旬日衆數萬子奇至襄邑而還。明年正月僭稱雄武皇帝。國號燕。建元聖武。子慶緒。王晉慶和王鄭達。奚珣爲左相。張通儒爲右相。嚴莊爲御史大夫。署拜百官。復取常山。殺顏杲卿。安思義。屯真定。會李光弼。出土門。救常山。思義降。博陵亦拔。唯豪城九門二縣爲賊守。史思明。李立節。蔡希德圍饒陽。不克。引軍攻石邑。張奉璋固守朔方。節度使郭子儀自雲中引兵與光弼合。敗思明於九門。李立節死。希德奔鉅鹿。思明奔趙郡。自鼓城襲博陵。復據之。光弼拔趙郡。還圍博陵。軍恒陽。希德請濟師於賊。賊以二萬騎涉滹沱入博陵。牛廷玠發媯檀等兵萬人來助思明。益彊。與光弼戰。敗于嘉山。光弼收郡十三。河南諸郡皆嚴兵守。潼關不開。祿山懼。欲還范陽。召嚴莊。高尚。責曰。我起而曹謂萬全。今四方兵日盛。自關以西不跬步進。爾謀何在。尚見我爲遣尚等出。凡數日。出乾真自潼關來勸祿山曰。自古興王戰。皆有勝負。乃成大業。無一舉而得者。今四方兵雖多。非我敵也。有如此事。不成。吾擁數萬衆。尚可橫行天下。爲十年計。且高尚嚴莊佐命元勳也。陛下何遽絕之。使自爲患邪。祿山喜道其小字曰阿浩。非汝孰悟我。然則奈何。乾真曰。召而尉安之。乃內尚等與飲宴。祿山自歌君臣如初。卽遣孫孝哲安神威。西攻長安。會高仙芝等死。哥舒翰守潼關。爲乾祐所敗。囚之。賊不謂天子能遽去。駐兵潼關十日。乃西。時行在已至扶風。於是汧隴以東皆沒於賊。祿山以張通儒守東京。乾真爲京兆尹。使安守忠屯苑中。祿山未至。長安士人皆逃入山谷。東西駱驛二百里宮嬪散匿。行哭。將相第家委寶貨不貲。羣不逞爭取之。累日不能盡。又剽左藏大盈庫。百司帑藏竭。乃火其餘。祿山至。怒乃大索三日。民間財貲盡掠之。府縣因株根牽連。旬剝苛急。百姓僉繼祿山怨慶。

宗死乃取帝近屬自霍國長公主諸王妃妾子孫嫗壻等百餘人害之以祭慶宗羣臣從天子者誅滅其宗虜性得所欲則肆爲殘虐人益不附諸大將欲有咨決皆因嚴莊以見御下少恩雖腹心雅故皆爲仇敵郡縣相與殺守將迎王師前後反覆十數城邑墟矣肅宗治兵靈武天下日跂首待長安相傳太子西來矣人聞輒東走闌里至空都畿豪傑殺賊吏自歸者無虛日賊斬刈懲之不能止又賊將類慄勇無遠謀日縱酒嗜聲色財利車駕危得入蜀終無進躡之患帳下李猪兒者本降豎幼事祿山謹甚使爲闈人愈親信祿山腹大垂膝每易衣左右共舉之猪兒爲結帶雖華清賜浴亦許自隨及老愈肥曲隱常瘡旣叛不能無恚懼至是目復盲俄又得疽疾尤卞躁左右給侍無罪輒死或箠掠何辱猪兒尤數雖嚴莊親倚時時遭笞斬故二人深怨祿山初慶緒善騎射未

冠爲鴻臚卿賊僭號段夫人愛其子慶恩欲立之慶緒懼不立莊亦疑難作不利已私語慶緒曰君聞大義滅親乎自古固有不_{得已而爲者}慶緒陰曉曰唯唯又語猪兒曰汝事上罪可數乎不行大事死無日遂與定謀至德二載正月朔祿山朝羣臣劇甚罷是夜莊慶緒持兵扈門猪兒入帳下以大刀斫其腹祿山盲捫佩刀不得振幄柱呼曰是家賊俄而腸潰于牀卽死年五十餘包以氈罽埋牀下因傳疾甚僞詔立慶緒爲皇太子又矯稱祿山傳位慶緒乃僞尊太上皇旣襲僞位改載初元年卽縱樂飲酒委政於莊而兄事之以張通儒安守忠等屯長安史思明領范陽鎮恒陽軍牛廷玠屯安陽張志忠戍井陘各募兵於是廣平王率師東討李嗣業將前軍郭子儀將中軍王思禮將後軍回紇葉護以兵從通儒等哀兵十萬陣長安中賊皆奚素畏回紇旣合驚且暮王分

精兵與嗣業合擊之守忠等大敗引而東通儒棄妻子奔陝郡王師入長安思禮清宮僕固懷恩以回紇南蠻大食兵前驅王悉師追賊莊自將兵十萬與通儒合鉦鼓震百餘里尹子奇已殺張巡悉衆十萬來并力營陝西次曲沃先是回紇傍南山設伏按軍北掩以待莊大戰新店以騎挑戰六遇輒北王師逐之入賊壘賊張兩翼攻之追兵沒王師亂幾不能軍嗣業馳殊死鬪回紇自南山繚擊其背賊驚遂亂王師復振合攻之殺掠不勝算賊大敗追奔五十餘里尸髒藉藉滿阬壑鎧仗狼扈自陝屬于洛莊跳還與慶緒守忠通儒等劫殘軍走鄴郡王入洛陽大陳兵天津橋僞侍中陳希烈等三百人素服叩頭待罪王勞曰公等脅汙非反也天子有詔赦罪皆復而官衆大喜於是陳留殺賊將尹子奇以降莊妻薛舍獲嘉給言永王女詣營及見王辭曰莊欲降願得一信王與子儀謀莊若至者餘黨可諭而下乃約莊賜鐵券莊乃降乘駟至京師肅宗引見釋其死授司農卿阿史那承慶以其衆三萬奔恒趙或趨范陽其從慶緒者夷卒纔千餘會蔡希德自上黨出承嗣自潁川武令珣自南陽各以衆來邢備洛魏募兵稍稍集衆六萬賊復振以相州爲成安府太守爲尹收元天和以高尚平列爲宰相崔乾祐孫孝哲牛廷玠爲將以阿史那承慶爲獻城郡王安守忠左威衛大將軍阿史那從禮左羽林大將軍然部黨益攜解由是能元皓以僞淄青節度使高秀巖以河東節度使並納順德州刺史王曠貝州刺史宇文寬皆背賊自歸河北諸軍各嬰城守賊使蔡希德安雄俊安太清等以兵攻陷之戮于市膾其肉慶緒懼人之貳已設壇加載書梓血與羣臣盟然承慶等十餘人送密款有詔以承慶爲太保定襄郡王守忠左羽林軍大將軍歸德郡王

從禮太傅順義郡王蔡希德德州刺史李廷訓邢州刺史符敬超
洛州刺史楊宗太子左諭德任瓊明州刺史獨孤允陳州刺史楊
日休洋州刺史薛榮光岐陽令自裨校等數數爲國間賊而慶緒
治宮室觀榭塘沼汎樓船爲水嬉長夜飲通儒等爭權不能一凡
有建白衆共訾沮之希德最有謀剛狷謀殺慶緒爲內應通儒以
它事斬之麾下數千皆亡去希德素得士舉軍恨歎慶緒以乾祐
爲天下兵馬使權震中外懷悍少恩士不附乾元元年秋九月帝
詔郭子儀率九節度兵凡二十萬討慶緒攻衛州遂度河師背水
壁而待慶緒遣安太清拒戰聞衛州已圍則鼓而南作三軍乾祐
將上軍雄俊王福德佐之田承嗣將下軍榮敬佐之慶緒自將中
軍孫孝哲薛嵩佐之旣戰王師僞却慶緒逐之遇伏而潰慶緒走
獲其弟慶和斬于京師子儀引軍躡賊戰愁思嵩賊復敗自是銳
兵盡矣因嬰鄴自固使薛嵩以厚幣求救於史思明思明遣李歸
仁將兵萬二千壁滏陽未進而王師圍已固築城濬隍三周決安
陽水灌城城中棧而處糧盡易口以食米斗錢七萬餘一鼠錢數
千屑松飼馬墮牆取麥秸濯糞取芻城中欲降不得賊更以太清
代乾祐將於是思明有衆十三萬三分其軍趨鄴明年三月營安
陽慶緒急乃遣太清奉皇帝璽綬讓思明思明以書示軍中咸呼
萬歲乃約慶緒爲兄弟還其書慶緒大悅王師不利九節度奔還
子儀斷河陽橋戍穀水思明進屯鄴南慶緒收官軍餘饜尚十餘
萬石召孝哲等謀拒思明諸將皆曰今日安得復背史王乎通儒
尚列皆請自往謝思明慶緒許諾思明見爲流涕厚禮遣還三日
慶緒未出思明請慶緒歃血盟不得已以五百騎詣思明軍先此
思明令軍中擐甲待慶緒至再拜伏地謝曰臣不克負荷棄兩都

陷重圍不意大王以太上皇故暴師遠來臣之罪唯王圖之思明
志曰兵利不利亦何事而爲人子殺父求位非大逆邪吾乃爲大
上皇討賊顧左右牽出斬之慶緒數目周萬志禹志進曰慶緒爲
君矣宜賜死乃并四弟縊又誅尚孝哲乾祐殊而膊之思明改葬
祿山以王禮僞諡燕刺王祿山父子僭位凡三年而滅初祿山陷
東京以張萬頃爲河南尹士人宗室賴以免者衆肅宗嘉其仁拜
濮陽太守帝以賊國讎惡聞其姓京師坊里有安字者悉易之
高尚者雍奴人母老丐食自給尚客河朔不肯歸與令狐潮相善
淫其婢生一女遂留居然篤學善文辭嘗謂然謂汝南周銑曰吾
當作賊死不能斃草根求活也李齊物爲新平太守薦諸朝費錢
三萬介之見高力士力士以爲才置門下家事一咨之諷近臣表
其能擢左領軍倉曹參軍力士語祿山表爲平盧掌書記因出入

卧內祿山喜睡尚嘗執筆侍通省不寢繇是親愛遂與嚴莊語圖
識導祿山反陷東都僞拜中書侍郎大抵賊所下赦令皆尚爲之
嚴莊降後尚獨典政事至僞侍中

孫孝哲者契丹部人母冶色祿山通之故孝哲得狎近長七尺伉
健有謀祿山對側門俟召衣帶絕不知所爲孝哲箴縷素具徐爲
紉綻祿山大悅尤能先事取情祿山魁大非孝哲縫衣不能勝天
寶末官大將軍賊僭位僞拜殿中監閑廐使爵爲王與嚴莊爭寵
不平裘馬光侈食輒珍滋賊令監張通儒等守長安人皆目之殺
妃主宗室子百餘人窮誅楊國忠高力士黨與及與賊忤者不勝
計剔首析肢流離道衢祿山死莊奪其使以與鄧季陽慶緒之奔
莊懼爲所圖因降有商胡康謙者天寶中爲安南都護附楊國忠
官將軍上元中出家貲佐山南驛稟肅宗喜其濟許之累試鴻臚

卿塔在賊中有告其畔坐誅事違莊繫獄貶難江尉京兆尹劉晏發吏防其家莊恨之俄詔釋罪莊入見代宗誣晏常矜功怨上漏禁中事晏遂貶云

史思明寧夷州突厥種初名宰于玄宗賜其名姿癯露鳶肩偃背顴目側鼻寡須髮躁健譎校與安祿山共鄉里生先祿山一日故長相善少事特進烏知義以輕騎覘賊多所禽馘通六蕃譯亦爲互市郎頃之負官錢無以償將走奚未至爲邏騎所困欲殺之紿曰我使人也若聞殺天子使者其國不祥不如以我見王王活我功自汝得邏以爲然送至王所不拜曰天子使見小國君不拜禮也王怒然疑真使者卒授館待以禮將還令百人從入朝奚有部將瑣高者名聞國中思明欲禽以贖罪誅王曰從我者雖多無足與見天子者惟高材可與至中國王悅命高將帳下三百俱旣至

平盧遣謂戍主曰奚兵數百外稱入朝內實盜請備之主潛師迎犒殺其衆囚高以獻幽州節度使張守珪奇其功表折衝與祿山俱爲捉生天寶初累功至將軍知平盧軍事入奏帝賜坐與語奇之問年曰四十矣撫其背曰爾貴在晚勉之遷大將軍北平太守從祿山討契丹祿山敗單騎走師州殺其下左賢哥解魚承仙自解思明逃山中再閱旬哀散卒得七百追見祿山平盧祿山喜握手曰計而死矣今故在吾何憂思明語親密曰吾聞進退在特向蚤出隨哥解地下矣契丹取師州守捉使劉客奴亡去祿山使思明擊走之表平盧兵馬使思明少賤鄉里易之大豪辛氏有女方求婿窺思明告其親曰必嫁我思明宗屬不可女固以歸思明亦負曰自我得婦官不休生男子多殆且貴乎祿山反使思明略定河北會賈循死留思明守范陽而常山顏杲卿等傳檄拒賊祿山

使向潤客等代遣思明攻常山九日執杲卿進薄饒陽盧全誠拒守河間景城平原樂安清河博平六郡稍募兵自固河間李奐以兵七千救饒陽景城李暉持兵八千助河間平原顏真卿以兵六千助清河悉爲思明所敗暉子杞死之饒陽愈堅會李光弼收常山思明遽解圍迎戰晝夜行二百里相持久不決郭子儀取趙郡合兵攻賊凡再戰皆大敗走入博陵光弼追傅城幾拔屬潼關潰肅宗召朔方河東兵光弼引還使王備守常山賊尾追光弼於井陘敗歸攻平盧劉正臣輕之不設備取保北平兵貲二千乘皆沒思明得其銳卒張甚謀攻常山備欲降諸將殺之遣使至信都迎刺史烏承恩鎮守不聽思明攻土門城中伏甲詭降賊登城伏起賊殲思明中戰扶以免復攻陷之焚廬舍種誅其人取橐城守將白嘉祐走趙郡思明圍之五日入之嘉祐奔太原思明再陷常山賊別帥尹子奇圍河間顏真卿遣和琳將兵萬餘往救之於是北風號勁鼓之士不進賊縱擊大敗又執琳引衆攻城禽李奐拔景城李暉赴河死招樂安降之遂攻平原未至真卿棄郡去進破清河執太守王懷忠入博平遂圍信都初賊先獲承恩母妻及子故承恩降而兵尚五萬騎三千擊饒陽李系自燔死思明兵所嚮縱其下椎剽淫奪人妻女以是士最奮是時舉河北悉入賊生人貲產掃地壯齋負老嬰則殺之殺人以爲戲祿山僞署范陽節度使始麾下騎纔二千同羅步曳落河止三千旣數勝兵最彊信然有噬江漢心以精卒五萬昇尹子奇度河劫北海以震淮徐會回紇襲范陽范陽閉不出子奇乃還救遂不克至德二載與蔡希德高秀巖合兵十萬攻太原是時李光弼使部將張奉璋以兵守故關思明攻陷之奉璋走樂平思明取攻具山東奉璋匿士廣陽改服

給爲賊使者責其後期斬數人引衆得還太原時光弼固守且十月不能拔而安慶緒襲位賜姓安名榮國爵媯川郡王賊之陷兩京常以橐它載禁府珍寶貯范陽如丘阜然思明見富彊間然驕欲自取之已而慶緒敗走相州殘士三萬北歸無所屬思明擊殺數千人降之慶緒知其貳使阿史那承慶安守忠李立節詣思明議事且共圖之判官耿仁智欲以大誼動賊請問曰公貴且賢無待下爲之謀然請一言而死思明曰爲我言之對曰方祿山彊誰敢不服大夫事之固無罪今天子聰明勇智有少康宣王風公誠發使輸誠無不納此轉禍入福之秋也思明曰善承慶等未知以五千騎來思明介而勞前謂曰公等至士不勝喜然邊兵素憚使者威不自安請弛弓以入從之思明從承慶等飲卽拘之收其兵給貲以遣斬守忠立節以徇李光弼聞其絕慶緒使人招之前此

烏承恩已歸國帝遣鐫諭之思明使牙門余如意奉十三郡兵八萬籍歸于朝於是高秀巖以河東自歸有詔思明爲歸義郡王范陽長史河北節度使諸子並列卿也秀巖爲雲中太守亦官其諸子遣承恩與中人李思敬尉撫趣討殘賊思明乃遣張忠志守幽州假薛粵以恒州刺史招趙州刺史陸濟使降授朝義兵五千守冀州假令狐彰博州刺史成滑州然思明外順命內實通賊益募兵帝知之以其常事承恩父知義冀其無嫌卽擢承恩爲河北節度副大使使圖思明承恩至范陽羸服夜過諸將陰諭以謀諸將返以告思明疑未有以驗會承恩與思敬奏事還思明留館之幃所寢林伏二人焉承恩子入見因留卧夜半語其子曰吾受命除此逆胡二人白思明乃執承恩探衣囊得賜阿史那承慶鐵券及光弼牒又得薄紙書數番皆當誅將士姓名賊大詬曰我何負於

爾至是邪故答曰此太尉光弼謀上不知也思明召官吏于廷西嚮哭曰臣赤心不負國何至殺臣因榜殺承恩父子及支黨二百餘人囚思敬以聞帝遣使諭曰事出承恩非朕與光弼意又聞三司議陳希烈等死思明懼曰希烈等皆大臣上皇棄而西既復位此等宜見勞返殺之況我本從祿山反乎諸將皆勸賊表天子誅光弼思明使耿仁智張不矜上疏請斬光弼不然且攻太原疏入于函仁智輒易去左右密白思明執二人曰若負我邪命斬之既又欲貸死復召責曰仁智事我三十年今日我亡爾邪仁智怒曰人固有死大夫納邪說再圖反我雖生不如死思明怒捶殺之九節度圍相州急慶緒間道求救思明懼王師未敢進俄而蕭華舉州歸天子崔光遠代守思明乃引兵擊魏拔之殺數萬人乾元二年正月朔築壇僭稱大聖周王建元應天以周贄爲司馬救相州却王師殺慶緒并其衆欲遂西略虞根本未固卽留朝義守相州自引還夏四月更國號大燕建元順天自稱應天皇帝妻辛爲皇后以朝義爲懷王周贄爲相李歸仁爲將號范陽爲燕京洛陽周京長安秦京更以州爲郡鑄順天得一錢欲郊及藉田聘儒生講制度或上書言北有兩蕃西有二都勝負未可知而爲太平事難矣思明不悅遂祠祀上帝是日大風不能郊管子朝清守幽州使阿史那玉向貢張通儒高如震高久仁王東武等輔之兵四出寇河南身出濮陽使令狐彰絕黎陽朝義出白高周萬志自朔良度河圍汴州於是節度使許叔冀濮州刺史董秦梁浦田神功皆附賊卽命叔冀與李祥守汴州徙秦等家屬平盧使浦神功下江淮約曰得地人取貲二艦思明乘勝鼓行西陷洛陽破汝鄭滑三州圍李光弼河陽不能拔使安太清取懷州以守光弼攻之太清降思

明又遣田承嗣擊申光等州王同芝擊陳許敬缸擊兗鄆薛萼擊曹上元二年二月思明以計敗光弼兵於北邙王師棄河陽懷州京師震怒益兵屯陝州思明遂西使朝義爲先鋒身自宜陽繼進朝義攻陝敗于姜子坂退壁永寧思明大怒召朝義并駱悅蔡文景許季常將誅而釋之詫曰朝義怯不能成我事欲追朝清自副又敕朝義築三角城居糧終日畢未填而思明至怒不如約辭曰士疲少息耳思明曰汝惜士而違我令邪據鞍畢填乃去顧曰朝下陝夕斬是賊朝義懼思明居傳舍令所愛曹將軍擊刀斗呵衛駱悅等被讓卽共說朝義曰向兵敗悅與王死無日不如召曹將軍同計大事朝義面不應悅曰王誠不忍吾等且歸唐不得事王矣朝義許之令季常以言動曹將軍曹將軍畏諸將不敢拒思明愛優譚寢食常在側優者以其忍恨之是夜思明驚據牀叱咤優

問故答曰我夢羣鹿度小鹿死而水乾云何俄如優相謂曰胡命盡乎少選悅以兵入向思明所在未對輒殺數人共指優思明知有亂踰垣出至廢下將乘馬走悅麾下周子俊射其臂墜問難所起曰懷王也思明曰且日失言宜有此然殺我太早使我不得到至長安大呼懷王三曰囚我可也無取殺父名復罵曹將軍曰胡誤我左右反接縛之送柳泉傳舍悅還報朝義曰驚聖人否損聖人否悅曰無有時周贄許叔冀以後軍屯福昌季常叔冀子也朝義令告之贄聞驚仆地賊領兵還贄等出迎悅惡其貳乃殺贄次柳泉悅畏衆不厭縊殺思明以氈裹尸橐它負還東京朝義乃卽位建元顯聖初思明諸子無嫡庶分以少者爲尊朝義孽長子寬厚下多附者及難起陰令向真阿史那玉圖朝清朝清喜田獵戕虐似思明淫酗過之養帳下三千人皆剽賊輕死貢給計日聞上

欲以王爲太子且車駕在遠王宜入侍朝清謂然趣帳下出治裝
貢使高久仁高如震率壯士入牙城朝清問其故或曰軍叛矣乃
擐甲登樓責貢等士陣樓下朝清自射殺數人阿史那玉軍僞北
朝清下被執與母辛俱死張通儒不知引兵戰城中數日不克亦
死貢攝軍事未幾玉襲殺之自爲長史治殺朝請罪乃梟久仁徇
于軍如震懼擁兵拒守五日玉敗走武清朝義使人招之至東都
凡胡面者無長少悉誅以李懷仙爲幽州節度使斬如震幽州乃
定朝義虛懷禮下事皆決大臣然無經略才當此時洛陽諸郡人
相食城邑榛墟又諸將皆祿山舊臣與思明故輩行恥爲朝義屈
召兵輒不至欲還幽州會雍王以河東朔方回紇兵十餘萬討賊
僕固懷恩與回紇左殺爲先鋒魚朝恩郭英又殿入自通池李抱
玉薄河陽李光弼徑陳留合兵始代宗召南北軍諸將問所以討

賊計開府儀同三司管崇嗣曰我得回紇無不勝帝曰未也右金
吾大將軍薛景仙曰我若不勝請以勇士二萬椎鋒死賊帝曰壯
矣右金吾大將軍長孫全緒曰賊若背城戰破之必矣若閉城留
死未可取也且回紇短於攻城持久勢且沮我若休士張勢以綴
賊使光弼取陳留抱玉擣河北先斷其手足然後縱間賊中彼脅
從者相疑則滅可待帝曰善命潼關陝戒嚴師次洛陽馳兵下懷
州王師部伍靜嚴賊有懼色朝義以師士薄距橫水戰大敗俘賊
凡六萬委牛馬器甲不可計朝義燒明堂東奔汴州僞節度使張
獻誠不納自濮北趣幽州東都再更亂英又朝恩等不能戢軍與
回紇縱掠延及鄭汝閭井至無煙方列寒人皆連紙褫書爲裳褌
賊走至下博僕固瑒追及之朝義復敗河東戍將李竭誠成德李
令崇皆背賊倚角戰至漳水無舟諸將勸降朝義不悅田承嗣請

環車爲營內女子車中以輜重次之伏兵以待旣戰而却王師逐之爭貨寶賊引奇兵繞出又伏發王師卻數十里止朝義遂走莫州瑒追圍之閱四旬賊八戰八奔明年正月閱精兵欲決死承嗣謂朝義不如身將驍銳還幽州因懷仙悉兵五萬還戰聲勢外張勝可萬全臣請堅守雖瑒之彊不遽下朝義然納以騎五千夜出此行握承嗣手以存亡爲託承嗣頓首流涕將行復曰闔門百口母老子稚今付公矣承嗣聽命少選集諸將曰吾與公等事燕下河北百五十餘城發人家墓焚人室廬掠人玉帛壯者死鋒刃弱者填溝壑公門華胄爲我厮隸齊姜宋子爲我掃除今天降鑿吾等安所歸命自古禍福亦不常能改往修今是轉危卽安矣旦日且出降公等謂何衆咸曰善遂明使人號城上曰朝義夜半走矣胡不追賊瑒未信承嗣將朝義母及妻孺詣瑒壘於是諸軍率輕兵追之朝義至范陽懷仙部將李抱忠閉辟不受曰頃旣受命天子一年之中且降且叛二三孰甚焉朝義告飢抱忠饋于野朝義飯軍亦飯飯已軍子弟稍稍辭去朝義流涕罵承嗣曰老奴誤我去至梁鄉拜墓東走廣陽不受謀奔兩蕃懷仙招之自漁陽回止幽州縊死醫巫閭祠下懷仙斬其首傳長安召故將收其屍懷仙改服出次哭之士皆號慟及葬莫知其所僞恒州刺史張忠志趙州刺史盧倣定州刺史程元勝徐州刺史劉如伶相州節度使薛嵩及懷仙承嗣等皆舉其地以歸思明父子僭號凡四年滅朝義死部送將士妻口百餘于官有司請隸司農帝曰是皆良家子脅掠至此命稟食還其親無所歸者官爲資遣

贊曰祿山思明與夷奴餓俘假天子恩幸遂亂天下彼能以臣反君而其子亦能賊殺其父事之好還天道固然然生民厄會必假

手于人者故二賊暴興而亟滅張謂譏劉裕近希曹馬遠棄桓文禍徒及於兩朝福未盈於三載八葉傳其世嗣六君不以壽終天之報施其明驗乎杜牧謂相工稱隋文帝當為帝者後篡竊果得之周末楊氏為八柱國公侯相襲久矣一旦以男子偷竊位號不三二十年壯老嬰兒皆不得其死彼知相法者當曰此必為楊氏之禍乃可為善相人張杜確論至今多稱誦之如祿山思明希劉裕楊堅而不至者是以著其論

逆臣列傳第一百五十上

終

西川宅鳳閣
氏書閣南

唐書二百二十五上

逆臣列傳第一百五十中

西川宅鳳閣
氏書閣南

唐書二百二十五中

李希烈燕州遼西人少籍平盧軍從李忠臣浮海戰河北有勞及忠臣在淮西因署偏裨試光祿卿軍中藉藉高其才會忠臣荒縱不事得間眾怒逐忠臣聽命代宗詔忻王為節度副大使使希烈專留後事又詔滑亳節度使李勉兼領汴州德宗立加御史大夫即拜節度使名其軍曰淮寧以寵之梁崇義之反敕諸道進討詔進希烈南平郡王漢南北招討處置使又拜諸軍都統平崇義功多擁兵欲有其地會山南節度使李承至不克猶大掠而去以功檢校尚書右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李納叛以檢校司空兼淄青節度使討之希烈擁眾三萬次許州不進遣李荑約納為唇齒陰計取汴州即檄李勉假道勉度所宜出儲陳留治梁除道以須希烈計得因嫚罵勉嚴備以守納遣游兵導希烈絕汴餉路勉

治蔡渠列東南饋希烈遣使者約河北朱滔田悅等連和凶焰熾然俄而滔等自相王遣使者來奉牋希烈亦自號建興王天下都元帥五賊株連半天下建中四年正月詔諸節度以兵犄角攻討唐漢臣高彥晫以兵萬人屯汝州未至賊將乘霧進王師還賊取汝州執李元平兵西首東都大震士皆走河陽嶠澗留守鄭叔則壁西苑賊按兵不進帝聽盧杞計詔太子太師顏真卿諭賊已行又遣左龍武大將軍哥舒曜討之希烈見真卿傲桀不臣敕左右訾侮朝政卽北侵汴州南略鄂州有詔江西節度使嗣曹王臯擊之拔蘄黃兩州擊賊李良韓霜露於白巖二將走初希烈自襄陽還留姚憺戍鄧州賊又得汝則武關梗絕帝使陝虢觀察使姚明敷治上津道置館通南方貢貨希烈遣董待名韓霜露劉敬宗陳質翟崇暉分掠州縣官軍數奔曜復取汝州希烈遣周曾呂從賁康琳拒曜次襄城與王玢姚憺韋清合謀襲希烈不克皆死清奔劉洽希烈懼還蔡州上疏歸罪曾等帝不赦詔斬希烈者四品以上得其官五品以下戶四百民賜復三年遣神策將劉德信將節度觀察團練子弟兵屯陽翟并力以李勉爲淮西招討使曜副之荆南節度使張伯儀爲淮西應援招討使山南節度使賈耽與臯副之德信去陽翟人汝壁賊取陽翟覆伯儀軍曜戰不利屯襄城希烈怙其壯舉衆三萬圍曜時帝西狩師氣熾不能抗城遂陷曜奔東都希烈資慘害臨戰陣殺人血流於前而飲食自若也以故人畏服爲盡死乘襄城之捷進攻汴州入之運土木治道怒不如程驅人填塹號溼稍勉奔宋州希烈已據汴僭卽皇帝位國號楚建元武成以張鸞子李綬李元平爲宰相鄭賁爲侍中孫廣爲中書令披其地建四節度以汴州爲大梁府治安州爲南關染石作

璽又於上蔡襄城獲折車釭奉以爲瑞惑其下因窺江淮盛兵攻襄邑守將高翼死之於是汴滑副都統劉洽率曲環李克信軍十餘萬戰白塔不利洽引還卒栢少清攬轡曰公小不利遽北奈何洽不聽夜入宋州賊驟勝徑薄寧陵舟乘銜踵進亘七十里時洽將高彥昭劉昌共嬰壘以守賊使妖人祈風火戰棚盡坎堞欲登彥昭按劍乘陴士感奮風亦反昌計於衆曰軍法倍不戰賊狼吾寡不如退以驕賊自宋出精銳擣不意功可成彥昭謝曰君少待請盡力乃登城誓衆曰中丞欲示弱覆而取之誠善然我爲守得失在主人今士創重者須供養有如棄城去則傷者死內逃者死外吾衆盡矣士皆泣且拜曰公在是誰敢去昌大慙彥昭擊家牛犒軍士死戰斬首三千級請援於洽其屬作書言城且危彥昭視曰君輕我耶取帟自爲書洽得書喜曰健將在西吾何憂選兵八百夜艾而入賊不知詰旦傅城士奮出希烈大敗取其旂斬首萬計追北至襄邑收賊貲糧而還洽表其功拜彥昭御史大夫實封百五十戶希烈旣沮卻而壽州刺史張建封亦屯固始彥其旁希烈懼還汴州遣崇暉以精兵襲陳復爲洽敗俘衆三萬執崇暉進拔汴州禽鄭賁劉敬宗張伯元呂子巖李達于希烈遁歸蔡賊戍將孫液挈鄭州降帝卽拜液爲刺史貞元二年遣杜文朝寇襄州爲樊澤所破獲文朝會臯建封環及李澄四略其地勢日蹙希烈縮氣不敢搖啖牛肉而病親將陳仙奇陰令醫毒之以死始希烈入汴聞戶曹參軍竇良女美彊取之女顧曰慎無戚我能滅賊後有寵與賊祕謀能轉移之嘗稱仙奇忠勇可用而妻亦竇姓願如媼媚者以固其夫希烈許諾乘間往謂仙奇妻曰賊雖彊終必敗云何竇久而寤及希烈死子不發喪欲悉誅諸將乃自立未決有

獻含桃者竇請分遣仙奇妻聽之因蠟帛九雜果中出所謀仙奇大驚與薛育率兵謀而入子出徧拜曰請去帝號如淄青故事語已斬之函希烈并妻子七首獻天子尸希烈於市帝以仙奇忠卽拜淮西節度使百姓給復二年俄爲吳少誠所殺有詔贈太子太子寶亦死

朱泚幽州昌平人父懷注事安史二賊僞署柳城使泚資壯偉腰腹十圍外寬和中實狠刻少推父蔭籍軍中與弟洎並爲李懷仙部將輕財好施凡戰所得必分麾下士以動其心陰儲凶德朱希彩爲節度使頗委信之大曆七年希彩爲下所殺衆未有屬泚方外屯而洎主牙兵尤狡譎乃潛諭數十人大呼軍門曰帥非朱公莫可衆愕眙因共詣泚推知留後遣使至京師聽命有詔檢校左散騎常侍卽拜盧龍節度留後俄遷節度使封懷寧郡王實封戶

二百泚上書謝遣洎將兵西防秋代宗悅手詔褒美居三年求入朝自幽州首爲逆懷仙以來雖外臣順然不朝謁而泚倡諸鎮以騎三千身入衛有詔起第以待旣行屬疾或勸還泚曰與吾尸猶至京師將吏乃不敢言時四方無事天子旣日視朝泚以偶日至見內殿賜乘輿馬二戰馬十金綵甚厚士校皆有賜宴賚隆渥泚之來洎攝後務稍稍翦落泚牙角泚自知失權爲洎所賣不得志乃請留京師帝因授洎節度留後乃分防秋兵使各有統河陽永平兵郭子儀主之決勝楊猷兵李抱玉主之淮西鳳翔兵馬璘主之汴宋淄青兵泚主之進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出屯奉天賜禁中兵以爲寵遷檢校司空代李抱玉爲隴右節度副大使仍知河西澤潞行營兵馬事明年徙王遂寧德宗立改鎮鳳翔進封戶三百建中初以李懷光代段秀實兼節度涇原徙屯原州懷光前督作

泚與崔寧領兵繼進涇士素聞懷光暴相恟懼劉文喜因劫衆以亂請留秀實又求屬泚初泚代懷光文喜合兵二萬乘城使裨將劉海賓入陳事海賓請假文喜節臣當斬其首帝曰爾誠忠然我節不可得遣還詔泚懷光攻之帝爲滅太官脯醢給軍文喜猶閉壁求救於吐蕃吐蕃師與泚懷光欲避之別將韓游瓌曰戎若來涇人必變誰肯爲反賊沒身于虜者少須之俄吐蕃游騎升高招涇人衆曰始吾屬爲文喜求節度天子致討則歸罪安能以赭鱗面爲異俗乎海賓果與其徒殺文喜入泚軍泚一無所戮由是涇人德之詔加中書令還屯進拜太尉洎合田悅叛陰遣人與泚相聞河東馬燧獲其書帝召泚示之泚惶懼請死帝勉曰千里不同謀卿何謝更以張鎰節度鳳翔還泚京師加實封千戶不朝請中人監第李希烈圍哥舒曜於襄城詔涇原節度使姚令言督鎮兵五千東救曜過闕下師次澠水京兆尹主翊使吏供軍糲飯菜肴衆怒不肯食羣譟曰吾等棄父母妻子前死敵而乃食此庸能持身蹈白刃耶今瓊林大盈庫寶器如山尚何往乃盡甲反旗而鼓帝聞命中人持賜替人二練士愈悖射中人中人返走時令言尚論兵禁中旣上變乃馳至長樂坂遇兵還引滿向令言令言大呼曰引而東富貴可取何失計爲滅族事衆劫令言以西行帝復遣使者開諭賊已陣通化門殺使者帝遣普王與學士姜公輔載金綵慰撫賊薄丹鳳門詔集六軍無至者先是關東河北戰不利禁兵悉東衛士內空而神策軍使白志貞籍市人隸兵聽其居肆私取庸自入故遽迫皆不至帝出苑北門羽衛纔數十普王前導皇太子王韋二妃唐安公主及中人百餘騎以從右龍武軍使令狐建以數百人殿夜至咸陽飯數七而去賊已嚴何諸門士人羸衣

冒出盧杞關播李竦皆踰垣走與劉從一趙贊王翊陸贄吳通微等追及帝咸陽郭曙與童奴數十獵苑中聞蹕謁道左帝勞之懇乞從許之遲曉至奉天吏惶懼謁于門渾瑊以數十騎自夾城入北內哀兵欲擊賊聞乘輿出遂奔奉天於是人未知帝所在踰三日諸王羣臣稍稍自閒道至初令言陣五門衛兵不出遂突入舍元殿周呼曰天子出矣今日共可取富貴謀而進掠宜春苑入諸宮姦人因亂竊入內府盜貲寶終夜不絕道路更剽掠居人嚴兵自係賊無屬畏不能久以泚昔在涇有恩且失權久庸思亂乃相謀曰太尉方囚錮若迎之事可濟令言率百餘騎見泚泚偽讓不答留使者飲以觀衆心夜數百騎復往泚知不偽乃擁徒向闕下炬火竟街觀者以萬計舍前殿總六軍明日下令曰國家有事東方涇人赴難不習朝章驚乘輿百官三日並赴行在留者守本司

違令誅逆徒居白華殿或說泚迎天子泚顧望喟然光祿卿源休至請間教以不臣詭稱符命泚悅張光晟李忠臣皆新失職怨望亦勸成之鳳翔大將張廷芝涇將段誠諫引潰兵三千自襄城來泚自謂得人助逆志堅決因署休京兆尹判度支忠臣皇城使又以段秀實失軍疑有怨起之委以謀秀實與劉海賓憤發挺擊賊忠臣護泚纔破面得不死明日大陳旗章金石于廷傳言立宗室王監國士庶競往觀泚僭卽皇帝位於宣政殿號大秦建元應天侍衛皆卒伍諸臣在位者纔十餘逼太常卿樊系爲冊冊成仰藥死泚下詔稱幽囚之中神器自至以示受命卽拜令言侍中關內副元帥忠臣司空兼侍中休中書侍郎蔣鎮門下侍郎並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以蔣鍊爲御史中丞敬釭御史大夫許季常京兆尹洪經綸太常少卿彭偃中書舍人裴揆崔幼真給事中廷之光晟

誠諫崔宣張寶何望之杜如江等並僞署節度使以兄子遂爲太子以滔爲冀王太尉尚書令號皇太弟帝使高重傑屯梁山禦賊賊將李日月殺之帝拊尸哭盡哀結蒲爲首以葬泚得首亦集羣賊哭曰忠臣也亦用三品葬焉泚旣勝則令都人曰奉天殘黨不終日當平日月銳甚自謂無前乃燒陵廟鹵御物帝患之渾瑊伏兵漠谷引數十騎跳攻長安泚大驚踣榻前瑊引卻日月尾追遇伏鬪射日月殺之泚悵恨其母不哭罵曰奚奴天子負而何事死且晚泚自將偏奉天竊乘輿物自侈以令言爲上將光晟副之忠臣留守以蔣鍊李子平爲宰相於是城率韓游瓌禦泚泚大敗死者萬計退三里而舍修攻具毀廬室爲樓車百尺下覘城中會杜希全以兵敗漠谷賊益張又劉德信高秉哲自汝州取沙苑馬五百壁昭應戰思子陵西二敗賊次東渭橋出游奕軍以逼都城忠

臣兵數劬請救泚乃急攻城驅民填塹造雲梁令壯士居上將傳堞守者震駭渾瑊乃使侯仲莊韓澄穴地道梁陷縱火焚之城上揮膏流數百步衆亂而囂城中兵出皇太子督戰賊大敗然賊負其衆遂長圍以百卷弩射城中不及幄坐者二步城益急帝召羣臣曰朕負宗廟宜固守公等家在賊可先降以完親族衆泣下曰臣等死無貳帝亦太息噓欷城圍凡三旬有六日而李懷光以兵五萬至敗賊于魯店遂戰城下自辰止昏賊潰帝下觀戰傳詔曰賊衆亦朕赤子勿多殺聞者感激是夜泚引去初帝至奉天或言賊已立泚必來攻請治守具宰相盧杞曰泚大臣奈何疑其反及泚圍城帝卒不詰其言泚之歸令言方治攻具忠臣坊坊團結人皆厭苦泚悉止之曰攻守我自辦賊嘗令士馳入曰奉天陷矣百姓相顧泣市無留人臺省吏落落郎官一二而已李懷光壁九子

澤李晟自白馬津來營東渭橋尚可孤以襄鄧兵五千次藍田駱
元光守昭應馬燧使子彙以兵三千屯中渭橋始奉天圍久食且
盡以蘆秣帝馬太官糲米止二斛圍解父老爭上壺飡餅餌劍南
節度使張延賞獻帛數十馱諸方貢物踵來因大賜軍中詔殿中
侍御史万俟著治金商道權通轉輸羣臣家在城者賊猶給俸中
人朱重曜爲賊謀曰執其家以招士大夫不來者夷之孫知古謬
曰陛下以柔服人若夷其妻子是絕嚮化意且義士殺身何顧於
家乃止興元元年泚以本封遂寧漢地也更號漢改元天皇或曰
王師欲潛壞京城四隅垣以入泚懼詔金吾布士於衢吏儲五炬
以防夜城隅率百步建一樓候望非常凡祠房廟廬皆帷甲戒曰
軍來則四面擊太倉糧竭賊督吏索觀寺餘米萬斛鞭朴流離士
寢飢而神策六軍從行在及哥舒曜李晟兵皆家粟不絕或請停
給泚曰士在外而弱稚絕食則死豈吾心哉卽厚斂居人許季常
曰一旦有急請籍中人公侯三千族之貲足矣或謂泚陛下旣受
命而存唐九廟諸陵不宜泚曰朕嘗北面事唐胡忍此文曰官多
缺請擇才授之脅以兵使不得辭泚曰疆授則人懼但欲仕者與
之安能叩戶拜官邪奉天所下赦令凡受賊僞官者破賊日悉貸
不問官軍密榜諸道泚方宿未央涇原士相與謀殺泚泚知之輒
徙它處衆謀亦止光晟與懷光對壁李希倩請以精騎五百犯之
光晟不許曰西軍方疆不可輕以取敗日暮雨軍退希倩謁泚曰
光晟有他志視西軍不戰臣請擊之不許請斬光晟又不許曰彼
善將所以不戰蓋知未可乎希倩怒曰臣盡心以事君不見信願
乞要領歸淮西泚許諾以馬十匹繒錦一百曰以此東歸希倩慙
復入曰臣愚褊罪當死願死軍前泚又許之光晟見泚曰臣不敢

反因再拜泚慰勉之官軍壞龍首香積二塢以決其流城中水絕泚役數百人治之東出灞水與王師戰大奔還闔都門士皆甲以待久乃罷李子平請修攻具襲懷光取苑中六街大木爲衝車程役苦甚人不堪又禁居人夜行三人以上不得聚飲食上下惴恐賊所用唯盧龍神策團練兵而涇原軍驕不可制但完守所獲不出戰故泚數北憂甚欲出走術家爭曰陛下當不出宮雖西軍入且自有變泚據以自安會李懷光貳于帝不欲泚平按軍觀望帝欲幸咸陽趣諸將捕賊懷光出醜言乃詔戴休顏守奉天尚可孤守灞上駱元光守渭橋進狩梁州次渭陽太息曰朕是行將有永嘉事乎渾瑊曰臨大難無畏者聖人勇也陛下何言之過懷光遂與泚連和京師知帝益西二叛膠固謂亂且成出受賊官者十八始泚多出金兒事懷光約平關中割地爲隣國故懷光決反因并陽惠元李建徽軍泚知懷光反明白卽賜詔待以臣禮督其兵入衛懷光慙見欺引其軍東係河中泚數遣人誘涇原馮河清河清不從又結其將田希鑿遂害河清以應賊泚卽以代河清使結吐蕃李晟等兵濱疆土益附而渾瑊又擊破賊將韓旻宋歸朝於武亭川斬計萬級歸朝奔懷光晟率渾瑊駱元光尚可孤悉師攻賊晟薄光泰門敗賊將張廷芝李希倩賊棄門哭係白華晟引軍還居三日復戰大敗之乃分道入泚將段誠伏莽中爲王伉所禽姚令言張廷芝與晟遇十鬪皆北遂至白華始張光晟以精兵壁九曲距東渭橋十里密約降於晟晟之入光晟勸泚等出奔故泚挾令言廷芝休子平朱遂引殘軍西走光晟衛出之因詣晟降泚失道問野人答曰朱太尉邪休曰漢皇帝曰天網恢恢走將安所泚怒欲殺之乃亡去泚至涇州長武城田希鑿拒之泚曰子之節吾

所授奈何拒我火其門希鑿擲節焰中曰歸汝節泚舉軍哭城中
人望見其子弟亦哭宋膺曰其妻哭斬矣衆止哭泚更舍逆旅遣
梁廷芬入見希鑿曰公殺一節度唐天子必不容何不納朱公成
大事希鑿陰可廷芬出報泚悅廷芬請宰相不得乃不復入泚猶
餘范陽卒三千北走驛馬關寧州刺史夏侯英開門陣而待泚不
敢入因係彭原西城廷芬與泚腹心朱惟孝夜射泚墜窖中韓旻
薛綸高幽岳武震朱進卿董希芝共斬泚使宋膺傳首以獻泚死
年四十三令言走涇州休子平走鳳翔皆斬首泚壻金吾將軍馬
悅走党項得入幽州朱重曜者事泚最親近泚呼爲兄會窮冬大
雨泚欲穰變鳩殺重曜以王禮葬賊平出其尸膊之李希倩等諸
將皆以次夷滅初源休爲京兆尹使回紇將還盧杞畏其辯能結
主恩次太原奏爲光祿卿休怨望故導泚僭號爲調兵食署拜百

官事一咨之時訂其逆甚於泚脅辱大臣多殺宗室子孫幾于盡
每王師不利喜見眉寓與姚令言勸泚圍奉天晝夜爲賊謀一人
爭自比蕭何休顧令言曰成秦之業無輩我者我視蕭何子當曹
參可矣卽收圖籍貯府庫效何者人皆笑謂爲火迫鄼侯本相州
人令言者河中人始應募隸涇原節度使馬璘府孟暉之爲留後
表其謹肅任將帥遂爲節度使旣挾泚亂頗盡力彭偃銳于進自
謂爲宰相所抑鬱鬱不懌泚亂匿田家旣得用辭令一出其手故
辭尤諄慢李晟愛張光晟才表丐原死置軍中駱元光怒曰吾不
能與反虜同坐拂衣去晟乃殺之李懷光以宋歸朝獻諸朝斬之
唯李日月母得貸泚未敗號其第爲潛龍宮徒珍寶實之人謂潛
龍勿用亡兆也晟惡田希鑿之逆欲因事誅之會吐蕃寇涇州晟
方帥涇原故希鑿請救晟遣史萬歲以騎兵二千往請晟行邊希

鑿來謁其妻季父事晟晟屢入宴將還師好謂希鑿曰吾久留此諸將皆故人吾欲置酒以別可過營飲也希鑿等詣營酒未行晟曰諸君相過宜自通姓名爵里諸將以次言無罪者坐自如罪者晟質責一卒引出斬而瘞之希鑿坐晟下未知當死晟顧曰田郎不得無罪左右執以下晟曰天子蒙塵乃殺節度使受賊節今日何面目見我乎希鑿不能對晟曰田郎老矣坐於牀置對乃縊幕中以李觀代為節度使

逆臣列傳第一百五十中

西川 中興 國 氏 書

唐書二百二十五中

逆臣列傳第一百五十下

西川 中興 國 氏 書

唐書二百二十五下

黃巢曹州冤句人世鬻鹽富于貲善擊劍騎射稍通書記辯給喜養亡命咸通末仍歲饑盜興河南乾符二年濮名賊王仙芝亂長垣有衆三千殘曹濮二州俘萬人勢遂張仙芝妄號大將軍檄諸道言吏貪沓賦重賞罰不平宰相恥之僖宗不知也其票帥尚君長柴存舉師鐸曹師雄柳彥璋劉漢宏李重霸等十餘輩所在肆掠而巢喜亂即與羣從八人募衆得數千人以應仙芝轉寇河南十五州衆遂數萬帝使平盧節度使宋威與其副曹全晟數擊賊敗之拜諸道行營招討使給衛兵三千騎五百詔河南諸鎮皆受節度以左散騎常侍曾元裕副焉仙芝略沂州威敗賊城下仙芝亡去威因奏大渠死擅縱墜下兵還青州羣臣皆入賀居三日州縣奏賊故在時兵始休有詔復遣士皆忿思亂賊聞之趣郟城不

十日破八縣帝憂迫近東都督諸道兵檢邊於是鳳翔邠寧涇原
兵守陝潼關元裕守東都義成昭義以兵衛宮仙芝去攻汝州殺
其將刺史走東都大震百官脫身出奔賊破陽武圍鄭州不克蟻
聚鄧汝間關以東州縣大抵皆畏賊嬰城守故賊放兵四略殘郢
復二州所過焚剽生人幾盡官軍急追則遺貨布路士爭取之率
逗撓不前賊轉入申光殘隋州執刺史據安州自如分奇兵圍舒
擊廬壽光等州時威老且闇不任軍陰與元裕謀曰昔龐勛滅康
承訓卽得罪吾屬雖成功其免禍乎不如留賊不幸爲天子我不
失作功臣故躡賊一舍完軍顧望帝亦知之更以陳許節度使崔
安潛爲行營都統以前鴻臚卿李琢代威右威衛上將軍張自勉
代元裕賊出入斬黃蘄州刺史裴渥爲賊求官約罷兵仙芝與巢
等詣渥飲未幾詔拜仙芝左神策軍押衙遣中人慰撫仙芝喜巢

恨賞不及已詢曰君降獨得官五千衆且奈何丐我兵無留因擊
仙芝傷首仙芝憚衆怒卽不受命劫州兵渥中人亡去賊分其衆
尚君長入陳蔡巢北掠齊魯衆萬人入鄆州殺節度使薛崇進陷
沂州遂至數萬繇賴蔡係嶠呀山是時柳彥璋又取江州執刺史
陶祥巢引兵復與仙芝合圍宋州會自勉救兵至斬賊二千級仙
芝解而南度漢攻荆南於是節度使楊知溫嬰城守賊縱火焚樓
堞知溫不出有詔以高駢代之駢以蜀兵萬五千齎糧期三十
日至而城已陷知溫走賊不能守於是詔左武衛將軍劉秉仁爲
江州刺史勒兵乘單舟入賊柵賊大駭相率迎降遂斬彥璋巢攻
和州未克仙芝自圍洪州取之使徐唐莒守進破朗岳遂圍潭州
觀察使崔瑾拒却之乃向浙西擾宣潤不能得所欲身留江西趣
別部還入河南帝詔崔安潛歸忠武復起宋威曾元裕以招討使

還之而楊復光監軍復光遣其屬吳彥宏以詔諭賊仙芝乃遣蔡
溫球楚彥威尚君長來降欲詣闕請罪又遣威書求節度威陽許
之上言與君長戰禽之復光固言其降命侍御史與中人馳驛卽
訊不能明卒斬君長等于狗脊嶺仙芝怒還攻洪州入其郭威自
將往救敗仙芝於黃梅斬賊五萬級獲仙芝傳首京師當此時巢
方圍亳州未下君長弟讓率仙芝潰黨歸巢推巢爲王號衝天大
將軍署拜官屬驅河南山南之民十餘萬掠淮南建元王霸曾元
裕敗賊於申州死者萬人帝以威殺尚君長非是且討賊無功詔
還青州以元裕爲招討使張自勉爲副巢破考城取濮州元裕軍
荆襄援兵阻更拜自勉東北而行營招討使督諸軍急捕巢方掠
襄邑雍丘詔滑州節度使李嶧壁原武巢寇葉陽翟欲窺東都會
左神武大將軍劉景仁以兵五千援東都河陽節度使鄭延休兵
三千壁河陰巢兵在江西者爲鎮海節度使高駢所破定新鄭邲
襄城陽翟者爲崔安潛逐走在浙西者爲節度使裴瓌斬二長死
者甚衆巢大沮喪乃詣天平軍乞降詔授巢右衛將軍巢度瀋鎮
不一未足制已卽叛去轉寇浙東執觀察使崔瑒於是高駢遣將
張漣梁纘攻賊破之賊收衆踰江西破虔吉饒信等州因刊山開
道七百里直趨建州初軍中謠曰逢儒則肉師必覆巢入閩俘民
給稱儒者皆釋時六年三月也僂路圍福州觀察使韋岫戰不勝
棄城遁賊入之焚室廬殺人如莠過崇文館校書郎黃璞家令曰
此儒者滅炬弗焚又求處士周朴得之謂曰能從我乎答曰我尚
不仕天子安能從賊巢怒斬朴是時閩地諸州皆沒有詔高駢爲
諸道行營都統以拒賊巢陷桂管進寇廣州詔節度使李迢書求
表爲天平節度又脅崔瑒言于朝宰相鄭畋欲許之盧攜田令孜

執不可巢又丐安南都護廣州節度使書聞右僕射于琮議南海市舶利不貲賊得益富而國用屈乃拜巢率府率巢見詔大詬急攻廣州執李迢自號義軍都統露表告將入關因詆宦豎柄朝垢蠹紀綱指諸臣與中人賂遺交構狀銓貢失才禁制史殖財產縣令犯贓者族皆當時極敝天子既懲宋成失計罷之而宰相王鐸請自行乃拜鐸荆南節度使南面行營招討都統率諸道兵進討鐸屯江陵表泰寧節度使李係爲招討副使湖南觀察使以先鋒屯潭州兩屯烽驛相望會賊中大疫衆死什四遂引北還自桂編大桴沿湘下衡永破潭州李係走朗州兵十餘萬熾焉殺齒敵江進逼江陵號五十萬鐸兵寡卽乘城先此劉漢宏已略地焚廬廡人皆竄山谷俄而係敗問至鐸棄城走襄陽官軍乘亂縱掠會雨雪人多死溝壑其十月巢據荆南脅李迢草表報天子迢曰吾甌可斷表不可爲巢怒殺之欲進躡鐸會江西招討使曹全晟與山南東道節度使劉巨容壁荆門使沙陀以五百騎釘轡藻韉望賊陣縱而遁賊以爲怯明日諸將乘以戰而馬識沙陀語呼之輒奔還莫能禁官兵伏于林闕而北賊急追伏發大敗之執賊渠十二輩巢懼度江東走師促之俘什八鐸招漢宏降之或勸巨容窮追答曰國家多負人危難不吝賞事平則得罪不如留賊冀後福止不追故巢得復整攻鄂州入之全晟將度江會有詔以段彥謩代其使乃止巢畏襲轉掠江西再入饒信杭州衆至二十萬攻臨安成將董昌兵寡不敢戰伏數十騎莽中賊至伏弩射殺賊將下皆走昌進屯八百里見舍媼曰有追至告以臨安兵屯八百里矣賊駭曰向數騎能困我況軍八百里乎乃還殘宣歙等十五州廣明元年淮南高駢遣將張濬度江敗王重霸降之巢數卻乃係饒州

衆多疫別部常宏以衆數萬降所在戮死諸軍屢奏破賊皆不實
朝廷信之稍自安巢得計破殺張濬陷睦婺二州又取宣州而漢
宏殘衆復奮寇宋州掠申光來與巢合濟采石侵揚州高駢按兵
不出詔充海節度使齊克讓屯汝州拜全晟天平節度使兼東面
副都統賊方守滁和全晟以天平兵敗于淮上宰相豆盧瑑計救
師未至請假巢天平節度使使無得西以精兵戍宣武塞汝鄭路
賊首可致矣盧攜執不可請召諸道兵壁泗上以宣武節度統之
則巢且還寇東南徘徊山浙救死而已詔可前此已詔天下兵屯
激水禁賊北走於是徐兵三千道許其帥薛能館徐衆城中許人
驚謂見襲部將周岌自激水還殺能自稱留後徐軍聞亂列將時
溥亦引歸囚其帥支詳充海齊克讓懼下叛引軍還充州激水屯
皆散巢聞悉衆度淮安稱率十大將軍整衆不剽掠所過惟取丁

壯益兵李罕之犯申光賴宋徐克等州吏皆亡巢自將攻汝州欲
薄東都當是時天子冲弱怖而流淚宰相更共建言悉神策并關
內諸節度兵十五萬守潼關田令孜請自將而東然內震擾前說
帝以幸蜀事帝自幸神策軍擢左軍騎將張承範爲先鋒右軍步
將王師會督糧道以飛龍使楊復恭副令孜於是募兵京師得數
千人當是時巢已陷東都留守劉允章以百官迎賊巢入勞問而
已里間晏然帝餞令孜章信門賚遺豐優然備兵皆長安高貲世
籍兩軍得稟賜後服怒馬以詫權豪初不知戰聞料選皆哭于家
陰出貲雇販區病坊以備行陣不能持兵觀者寒毛以慄承範以
疆弩三千防關辭曰祿山率兵五萬陷東都今賊衆六十萬過祿
山遠甚恐不足守帝不許賊進取陝虢檄關戍曰吾道淮南逐高
駢如鼠走穴爾無拒我神策兵過華裏三日糧不能飽無鬪志十

二月巢攻關齊克讓以其軍戰關外賊少卻俄而巢至師大諍川谷皆震時士飢甚潛燒克讓營克讓走入關承範出金諭軍中曰諸君勉報國救且至士感泣拒戰賊見師不繼急攻關王師矢盡飛石以射巢驅民內塹火關樓皆盡始關左有大谷禁行人號禁谷賊至令攷屯關而忘谷之可入尚讓引眾趨谷承範惶遽使師會以勁弩八百邀之比至而賊已入明日夾攻關王師潰師會欲自殺承範曰吾二人死孰當辨者不如見天子以實聞死未晚乃羸服逃始博野鳳翔軍過渭橋見募軍服鮮爨怒曰是等何功遽然至是更爲賊鄉導前賊歸焚西市帝類郊祈哀會承範至具言不守狀帝黜宰相盧攜方朝而傳言賊至百官奔令攷以神策兵五百奉帝趨咸陽惟福穆潭壽四王與妃御一二從中人西門匡範統右軍以殿巢以尚讓爲平唐大將軍蓋洪費全古副之賊眾皆被髮錦衣大抵輜重自東都抵京師千里相屬金吾大將軍張直方與羣臣迎賊灞上巢乘黃金輿衛者皆繡袍華幘其黨乘銅輿以從騎士凡數十萬先後之陷京師入自春明門外太極殿宮女數千迎拜稱賀王巢喜曰殆天意歟巢舍田令攷第賊見窮民抵金帛與之尚讓卽妄曉人曰黃王非如唐家不惜而輩各安毋恐甫數日因大掠縛篋居人索財號淘物富家皆跣而驅賊酋閱甲第以處爭取人妻女亂之捕得官吏悉斬之火廬舍不可貲宗室侯王屠之無類矣巢齋太清宮十日舍舍元殿僭卽位號大齊求袞冕不得繪弋綈爲之無金石樂擊大鼓數百列長劍大刀爲衛大赦建元爲金統王官三品以上停四品以下還之因自陳符命取廣明字判其文曰唐去丑口而著黃明黃當代唐又黃爲土金所生蓋天啓云其徒上巢號承天應運啓聖睿文宣武皇帝以

妻曹爲皇后以尚讓趙璋崔瑋楊希古爲宰相鄭漢璋御史中丞李儔黃諤尚儒爲尚書方特諫議大夫皮日休沈雲翔裴渥翰林學士孟楷蓋洪尚書左右僕射兼軍容使費傳古樞密使張直方檢校左僕射馬祥右散騎常侍王璠京兆尹許建米實劉瑋朱溫張全彭攢季逵等爲諸將軍游奕使其餘以次封拜取趨偉五百人號功臣以林言爲之使比控鶴府下令軍中禁妄殺人悉輸兵于官然其下本盜賊皆不從召王官無有至者乃大索里閭豆盧瑑崔沆等匿永寧里張直方家直方者素豪傑故士多依之或告賊納亡命者巢攻之夷其家瑑沆及大臣劉鄴裴諗趙濛李溥李湯死者百餘人將作監鄭綦郎官鄭係舉族縊是時乘輿次興元詔促諸道兵收京師遂至成都巢使朱溫攻鄧州陷之以擾荆襄遣林言尚讓寇鳳翔爲鄭畋將宋文通所破不得前畋乃傳檄召天下兵於是詔涇原節度使程宗楚爲諸軍行營副都統前朔方節度使唐弘夫爲行營司馬數攻賊斬萬級邠將朱玫陽爲賊將王玫裒兵俄而殺玫引軍入于王師弘夫進屯渭北河中王重榮營沙苑易定王處存次渭橋鄜延李孝昌夏州拓拔思恭壁武功弘夫拔咸陽棧渭水破尚讓軍乘勝入京師巢竊出至石井宗楚入自延秋門弘夫傳城舍都人共譟曰王師至處存遣銳卒五千以白帟自誌夜入殺賊都人傳言巢已走邠涇軍爭入京師諸軍亦解甲休競掠貨財子女市少年亦冒作帟肆爲剽巢伏野使覘城中弛備則遣孟楷率賊數百樅邠涇軍都人猶謂王師謹迎之持軍上得珍賄不勝載聞賊至重負不能走是以甚敗賊執弘夫害之處存走營始王璠破奉天引衆數千隨弘夫及諸將敗獨一軍戰尤力巢復入京師怒民迎王師縱擊殺八萬人血流於路可

涉也。謂之洗城。諸軍退。係武功。於是中和二年二月也。其五月昭義高潯攻華州。王重榮與并力克之。朱玫以涇岐麟夏兵八萬營與平巢。亦遣王璠營黑水。攻戰未能勝。鄭畋將竇玫夜率士燔都門。殺邏卒。賊震懼。於時畿民柵山谷。自係不得耕。米斗錢三十。屑樹皮以食。有執柵民鬻賊。以為糧。人獲數十萬錢。士人或賣餅自業。舉奔河中。李孝昌拓拔思恭徒壁東渭橋。收水北壘。數月賊帥朱溫尚讓涉渭。敗孝昌等軍。高潯擊賊李詳。不勝。賊復取華州。巢即授華州刺史。以溫為同州刺史。賊又襲孝昌二軍。引去。賊破陳敬瑄兵。走南山。齊克儉營興平。為賊所圍。決河灌之。不克。有題尚書省戶。譏賊且亡。尚讓怒。殺吏。輒剔目懸之。誅郎官門闌。卒凡數千人。自司逃無在者。天子更以王鐸為諸道行營都統。崔安潛副之。周岌王重榮為左右司馬。諸葛爽康實為左右先鋒。平師儒。

為後軍時。溥督漕賦。王處存李孝章拓拔思恭為京畿都統。處存直左。孝章在北。思恭直右。西門思恭為鐸都監。楊復光監行營中書舍人盧胤征為克復制置副使。於是鐸以山南劔南軍營靈武。祠朱玫以岐夏軍營興平。重榮處存營渭北。復光以壽滄荆南軍合岌營武功。孝章合拓拔思恭營渭橋。程宗楚營京右。朱溫以兵三千掠丹延南鄙。趨同州。刺史米逢出奔。溫據州以守。六月尚讓寇河中。使朱溫攻四關。敗諸葛爽。破重榮數千騎於河上。爽閉關不出。讓遂拔鄆陽。攻宜君壘。大雨雪。盈尺。兵死什三。七月賊攻鳳翔。敗節度李昌言於滂水。又遣彊武攻武功。槐里涇邠兵卻。獨鳳一道夏陽朱溫使兵奪艘。重榮以甲士三萬救之。溫懼。鑿沈其舟。兵遂圍溫。溫數困。又度巢勢賊且敗。而孟楷方專國。溫丐師楷沮。

不報卽斬賊大將馬恭。降重榮。帝進拓拔思恭爲京四面都統。敕朱玫軍馬崑溫旣降。重榮遇之厚。故李詳亦獻款。賊覺斬之於赤水。更以黃思鄴爲刺史。十月鐸濬塚於興平。左抵馬嵬。使將薛韜董之。由馬嵬武功入斜谷。以通盩厔。列屯十四。使將梁瓌。王之置關於沮水。七盤三溪木皮嶺。以遮秦隴。京左行營都統東方達禽賊。銳將李公迪。破堡三十。華卒逐黃思鄴。巢以王遇爲刺史。遇降河中。明年正月。王鐸使鴈門節度使李克用破賊于渭南。承制拜東北行營都統。會鐸與安潛皆罷。克用獨引軍自嵐石出夏陽。屯沙苑。破黃揆軍。遂營乾院。二月。合河中。易定。忠武等兵擊巢。巢命王璠林言軍居左。趙璋尚讓軍居右。衆凡十萬。與王師大戰。梁田陂賊敗。執俘數萬。僵齒三十里。斂爲京觀。璠與黃揆襲華州。據之。遇亡去。克用掘塹環州。分騎屯渭北。命薛志勤康若立夜襲京師。

火層聚。俘賊而還。巢戰數不利。軍食竭。下不用命。陰有遁謀。卽發兵三萬。搤藍田道。使尚讓援華州。克用率重榮迎戰。零口破之。遂拔其城。揆引衆出走。涇原節度使張勳說蕃渾與盟。共討賊。是時諸鎮兵四面至。四月。克用遣部將楊守宗率河中將白志遷。忠武將龐從等最先進。擊賊渭橋。三戰賊三北。於是諸節度兵皆奮。無敢後。入自光泰門。克用身決戰。呼聲動天。賊崩潰。逐北至望春。入昇陽殿。圍巢夜奔。衆猶十五萬。聲趨徐州。出藍田。入商山。委輜重珍貴於道。諸軍爭取之。不復追。故賊得整軍去。自祿山陷長安宮闕完。雄吐蕃所燔。唯衢街廬舍。朱泚亂定百餘年。治繕神麗如開元時至。巢敗。方鎮兵互入虜掠。火大內。惟含元殿獨存。火所不及者。止西內南內及光啓宮而已。楊復光獻捷。行在帝詔。陳許延州鳳翔博野軍合東西神策二萬人屯京師。命大明宮留守王徽衛

諸門撫定居人詔尚書右僕射裴瓌修復宮省購輦賂仗衛舊章
祕籍豫敗巢者神策將橫衝軍使楊守亮躡雲都將高周彝忠順
都將胡真天德將顧彥朗七十人巢已東使孟楷攻蔡州節度使
秦宗權迎戰大敗卽臣賊與連和楷擊陳州敗死巢自圍之略鄧
許孟洛東入徐兗數十州人大饑倚死牆塹賊俘以食日數千人
乃辦列百巨確糜骨皮於日并啖之時朱全忠爲宣武節度使與
周岌時溥帥師救陳趙犇亦乞兵太原巢遣宗權攻許州未克於
是糧竭木皮草根皆盡四年二月李克用率山西兵由陝濟河而
東會關東諸鎮壁汝州全忠擊賊无子塹斬萬餘級諸軍破尚讓
於太康亦萬級獲械鎧馬羊萬計又敗黃鄴於西華鄴夜遁巢太
恐居二日軍中相驚葉壁走巢退營故陽里其五月大雨震電川
谿皆暴溢賊壘盡壞衆潰巢解而去全忠進戍尉氏克用追巢全
忠還汴州巢取尉氏攻中牟兵度水半克用擊之賊多溺死巢引
殘衆走封丘克用追敗之還營鄭州巢涉汴北引夜復大雨賊驚
潰克用聞之急擊巢河瀕巢度河攻汴州全忠拒守克用救之斬
賊驍將李周楊景彪等巢夜走胙城入冤句克用悉軍窮躡賊將
李讜楊能霍存葛從周張歸霸張歸厚往降全忠而尚讓以萬人
歸時溥巢愈猜忿屢殺大將引衆奔兗州克用追至曹巢兄弟拒
戰不勝走兗鄆間獲男女牛馬萬餘乘輿器服等禽巢愛子克用
軍晝夜馳糧盡不能得巢乃還巢衆僅千人走保太山六月時溥
遣將陳景瑜與尚讓追戰狼虎谷巢計蹙謂林言曰我欲討國姦
臣洗濯朝廷事成不退亦誤矣若取吾首獻天子可得富貴毋爲
佗人利言巢出也不忍巢乃自刎不殊言因斬之及兄存弟鄴揆
欽秉萬通思厚并殺其妻子悉函首將詣溥而太原博野軍殺言

與巢首俱上溥獻于行在。詔以首獻于廟。徐州小史李師悅得巢偽符璽，上之。拜湖州刺史。巢從子浩衆七千，爲盜江湖間，自號浪蕩軍。天復初，欲據湖南，陷瀏陽，殺略甚衆。湘陰彊家鄧進思率壯士伏山中擊殺浩。

贊曰：廣明元年，巢始盜京師，自陳唐去丑口而著黃明黃，且代唐也。嗚呼！其言妖歟？後巢死，秦宗權始張株亂徧天下。朱溫卒攘神器，有之大抵皆巢黨也。寧天託諸人，告亡於下乎？

秦宗權蔡州上蔡人，爲許牙將。巢涉淮，節度使薛能遣宗權蒐兵淮西，而許軍亂殺能。宗權外示赴難，因逐刺史，據蔡以叛。周岌代能領節度，卽授以州有兵萬人，乃遣將從諸軍，敗賊於汝州。楊復光言之朝，擢防禦使，寵其軍曰奉國，卽爲本軍。節度使進檢校司空，巢走出關。宗權與連和，遂圍陳州，樹壁相掣，擾敗梁宋間。巢死。

宗權張甚，嘯會通殘，有吞噬四海意。乃遣弟宗言寇荆南，秦誥出山南攻襄州，陷之。進破東都，圍阡州，使秦彥寇淮，肥秦賢略江南。宗衡亂岳鄂，賊渠率票慘所至，屠老孺，焚屋廬，城府窮爲荆萊。自關中薄青齊，南繚荆郢，北亘衛滑，皆腐駭，雉伏至千里，無舍煙。惟趙攀保陳，朱全忠保汴，僅自完而已。然無霸王計，惟亂是恃。兵出未始轉糧，指鄉聚曰啖其人，可飽吾衆。官軍追躡，獲鹽尸數十車。僖宗假朱全忠都統節，以討賊。秦賢略宋及曹，全忠好書約和賢，遣張調請分地，自汴以南歸之。蔡全忠陰許而賢引兵濟汴，肆燔劫，無孑餘。全忠大怒，斬調而還，曰：我出十將必破此賊，進與賊戰，殺獲甚衆。宗權急攻許，節度使鹿晏弘乞師於全忠，師未及出，已破晏弘。進攻鄭州，取之。擊河橋，遂守河陽，放兵浸汴，西鄙北鄙全忠壁酸棗，戰不克。宗權屯邊村，使秦賢營雙斤，侵板橋，盧瑋引兵。

進屯萬勝夾汴而柵將梁以濟師全忠詭擊殺塘宗權悉軍十五萬列三十六屯逼汴全忠懼求救於兗鄆而朱瑾朱宣皆身自將同拒賊五月全忠閉城大會鼓聞于郊無置聲陰啓北門擊賊壘士譁趨中營兗鄆整兵合擊大敗之宗權忿過鄭焚郭舍驅民入淮西全忠遂有鄭許河陽東都於是合諸鎮兵會上蔡分爲五軍入其地宗權召孫儒儒不應宗權素壁上蔡以扼險要全忠拔其壁遂圍蔡州傅城而壘以羸兵誘賊出戰全忠盡斬之宗權退守中州未能下全忠使大將胡元琮圍之身還汴宗權聞許無備襲取其州執守將元琮引兵復收許宗權還爲愛將申叢所囚折一足以待命全忠署叢節度留後叢中悔夷其族宗權至汴全忠以禮迎勞且曰公昔陷許能戢兵賜盟戮力勤王烏有今日乎宗權曰英雄不爾立天亡僕以資公也誓然無懼色全忠以檻車上送

京師兩神策兵縻護昭宗御延喜樓受俘京兆尹曳以組練復兩市引頸視車外呼曰宗權豈反者耶顧輸忠不効耳觀者大笑與妻趙俱斬獨柳下宗權以中和三年叛居六年而誅。

董昌杭州臨安人始籍土團軍以功擢累石鏡鎮將中和三年刺史路審中臨州昌率兵拒不得入卽自領州事鎮海節度使周寶不能制因表爲刺史昌已破劉漢宏兵益彊進義勝軍節度使檢校尚書右僕射僖宗始還京師昌取越民裴氏藏書獻之補祕書之亡授兼諸道採訪圖籍使始爲治廉平人頗安之當是時天下貢輸不入獨昌賦外獻常參倍旬一遣以五百人爲率人給一刀後期卽誅朝廷賴其入故累拜檢校太尉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爵隴西郡王視詔書訖字償一縑歸當制官而小人意足寢自後大託神以詭衆始立生祠劔香木爲軀內金玉統素爲肺府冕而坐

妻媵侍別帳百倡鼓吹於前屬兵列護門圮屬州爲土馬獻祠下
列牲牢祈請或給言土馬若嘶且汗皆受賞昌自言有饗者我必
醉蝗集祠旁使人捕沈鏡湖告曰不爲災客有言嘗游吳隱之祠
止一偶人昌聞怒曰我非吳隱之比支解客祠前始罷權鹽以悅
人豐衣食後稍稍法笞至千百或小過輒夷族血流刑場地爲之
赤有五千餘姓當族昌曰能孝於我貸而死皆曰諾昌厚養之號
感恩都刻其臂爲誓親族至號泣相別者凡民訟不視獄但與擲
博齒不勝者死用人亦取勝者昌得郡上咤曰朝廷負我吾奉金
帛不貲何惜越王不吾與吾當自取之下厭其虐乃勸爲帝近縣
舉狂譟請昌令曰時至我當應天順人其屬吳繇秦昌裕盧勤
朱瓚董庠李暢薛遼與妖人應智王溫巫韓媼皆贊之昌益兵城
四縣自防山陰老人僞獻謠曰欲知天子名日從日上生昌喜賜
百縑免稅征命方士朱思遠築壇祠天詭言天符夜降碧楮朱文
不可識昌曰讖言免上金牀我生於卯明年歲旅其次二月朔之
明日皆卯也我以其時當卽位客倪德儒曰咸通末越中祕記言
有羅平鳥主越禍福中和時鳥見與越四目而三足其鳴曰羅平
天冊民祀以攘難今大王署名文與鳥類卽圖以示昌昌大喜乾
寧二年卽僞位國號大越羅平建元曰天冊自稱聖人鑄銀印方
四寸文曰順天治國之印又出細民所上銅鉛石印十牀及它鳥
獸龜蛇陳于廷指曰天瑞其下制詔皆自署名或曰帝王無押詔
昌曰不親署何由知我爲天子卽榜南門曰天冊樓先是州寢有
赤光長十餘丈虺長尺餘金色見思道亭昌署寢曰明光殿亭曰
黃龍殿以自神以次拜置百官監軍與官屬皆西北嚮慟哭乃北
面臣昌或請署近侍昌曰吾假處此位安得如宮禁不許下書屬

州曰以某日權卽位然昌荷天子恩死不敢負國初官屬不徇昌
旨者節度副使黃錫山陰令張遜皆誅死鎮海節度使錢鏐書讓
昌曰開府領節度終身富貴不能守閉城作天子滅親族亦何顏
願王改圖昌不聽鏐悉兵三萬攻之望城再拜曰大王位將相乃
不臣能改過請諭還諸軍昌懼獻鏐錢二百萬緡犒軍執應智王
溫韓媼吳絲秦昌裕送於鏐且待罪鏐乃還表於朝以爲昌不可
赦復討之傅城而壘昌又執朱思遠守真盧勤送鏐軍求解昭
宗遣中人李重密勞師除昌官爵授鏐浙東道招討使昌乃求援
於淮南楊行密行密遣將臺濠圍蘇州安仁義田頽攻杭州以救
昌鏐將顧全武等數敗昌軍昌將多降遂進圍越州候人言外師
彘輒斬以徇給告鏐兵老皆賞昌身閱兵五雲門出金帛傾鏐聚
全武等益奮昌軍大潰遠還去僞號曰越人勸我作天子固無益
今復爲節度使全武四面攻未克會臺濠取蘇州鏐召全武還全
武曰賊根本在甌越今失一州而緩賊不可攻益急城中以口率
錢雖奢珥皆輸軍昌從子真得士心昌信讒殺之衆始不用命又
減戰糧欲搞外軍下愈怨反攻昌昌保子城鏐將駱團入見給言
奉詔迎公居臨安昌信之全武執昌還及西江斬之投尸于江傳
首京師夷其族於是斬僞大臣李邕蔣瓌等百餘人發昌先墓火
之昌敗猶積糧三百萬斛金幣大抵五百餘萬而兵不及萬人鏐
遂爲鎮海鎮東兩軍節度云

贊曰唐亡諸盜皆生於大中之朝太宗之遺德餘澤去民也久矣
而賢臣斥死庸儒在位厚賦深刑天下愁苦方是時也天將去唐
諸盜並出歷五姓兵未嘗少解至宋然後天下復安漢之亡也天
下大亂至晉然後稍定晉之亡也天下大亂至唐然後復安治少

而亂多者古今之勢盛土業業以求治可少忽哉





台
山
少
年
會